

乾隆永清縣志

義門列傳第七

永清縣志第二十二

志曰井田封建不可復矣律令懲匪僻而不可以責仁義則其勢也夫分形同氣憂樂惻切猶如一身不三數世而漸于行路豈細故哉而人每習而安之原其所以分合蓋起於財貨之可以私爾夫慷慨者好施而達觀者輕物當世蓋有之矣然卒不能推行家政以厚風俗則愚智不齊而主持乎門內者無其術也今使一父二子四孫八曾循至元孫百畝之產受者無什一矣強者可以倍徒弱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天地有數之生不能皆給宜其溫飽寡而無告者多矣程子曰人生天地間如山之有禽獸草木未有禽獸草木日繁而山窮於不給焉者然則生齒雖多誠合多人之智力而營之如一身雖欲求困苦而無告者不可得矣井田之效人無甚富亦無甚貧貧富不相耀而井廬友助之道存故易於爲仁

義使聚族之衆魯者操耕作而敏者業詩書強者任勞力而弱者持謀計通功合事雖井田良法何以加焉易曰渙者散也物不可以終渙故受之以節節之爲義蓋取澤上有水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者也渙當受之以萃不於萃而於節者明乎度數德行固所以聯羣渙者也然則知萃處之利而不知操術以持乎恒久亦不可以萃處矣余旣表永清士族推明支系聯屬之故著之於篇若惠元庄劉氏五世同居大青堂義氏燕氏異姓同居俱事之尤卓異者採其始末撰爲義門列傳爲當世風

惠元庄劉氏其先山東人前明中葉有劉真者北遷永清與八世孫尚賢始居惠元庄生二子懋勛懋員懋勛之後無所考懋員娶于孫有子二人長馨次彩自尚賢至馨彩三世俱以淳謹愿樸見稱鄉黨馨卒無子彩生二子印捷印璣印璿爲馨後馨旣卒彩命

印璿奉養婦張別宅以居。田業所出。彩經營之。贖張母子。不爲經界。印璿卒。遺子玫。幼。印捷迎張氏。率養婦孤孫。始合居焉。時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也。印璿婦亦張氏。繼室也。印璿之卒。張年二十有九。子玫生未匝月。張勵志守節。友于伯奴。印捷九四娶實氏李氏。俱早卒。次孫氏生子鉉。次張氏生子珣。珣生三歲失母。張撫如己子。戊寅印捷卒。鉉年二十有六。珣財八歲。玫七歲耳。鉉已能經紀家事。張年未四十也。主持門內。閨範肅然。鉉珣終身呼張爲母。至其家者亦不辨三子爲從祖兄弟云。自鉉治家政。內稟命於季母。外率珣玫。講明孝友。嫺睦兄弟。以次授室。三十年間。生齒漸繁。而家庭於是稱小康焉。雍正四年丙午。鉉卒。珣年已壯。繼受家政。明年會永定河決。惠元庄適當其衝。田塲廬舍。一時淪爲鉅浸。而家事遂中落矣。惠元庄者。自乾隆五年庚申得名。初名火燒營。康熙

戊寅河流改移。火燒營在河堤東。雍正丁未。河益東徙。火燒營盡為河流。居民遷聚新河之東。名賀堯營。乾隆庚申。官修草壩。障河南流。賀堯營當厭土處。于是渡河西遷。還火燒營舊基。甲戌。

天子巡狩畿內。臨視其地。以居民逼近洪流。命益西徙。則康熙戊寅以前。經流故道。今為高阜者也。前後三十年。河流屢改。居民遷徙不遑。或亡或散。未有恆理。而劉民生聚百年。支屬日廣。乃從崎嶇艱危之中。保護維持。用能履困而亨。蔚為舊族。鄉黨以是推其家風。初瑚甫受事。卽遭河患。當水大至。聲如殷雷。浸沒戶牖。家人急不得出。鑿壁旁通。升屋呼救。鄉人結筏拯之。始得登陸。迴顧所居。歎側中流。身命以外。粒米寸絲。不復有故物矣。瑚則結簷為舍。借老幼婦孺。聚屯沙洲。從人乞貸。種子母錢。借子弟力作生計。支吾日月。至使幼童耨子。將取稗子草實供朝夕炊。早作晏息。樽節儲

蓄未及十年而家業稍稍起。次瑚凡三娶生子甘棠。甘醴。甘霖。兄鉉。四娶生子民悅。本涵。本清。弟致娶聶氏生子本淑。本淵。當鉉卒時其弟四繼室留。不詳其母族賢明善內治。瑚竭勞於外。留居中調劑之。略如其季母張焉。瑚當河決之後復恢復舊家。中間以水道妨墓。遷葬三十餘棺。婚嫁兄弟子女。若子孫女幾無虛歲。又爲延師課廸子弟。自甘棠爲縣學生。後起者彬彬多儒業矣。而是時食指五六十人。皆瑚竭蹶營之。無有廢事。瑚晚歲得疾。忽忽若不能言者。醫者以謂勞心太過。節勞庶幾可已。瑚喟然曰。昔兄鉉爲家督。自行敦睦外。置酒治具。清談高宴。日聞嘉賓良會而已。然而三十年事無不治。余小子猥承其後。河決于東。墓遷于西。朝營隄。北墓築河。南挈孳。無有寧歲。智竭力耗。然而三十年僅稱事治。人生甘苦。勞逸豈不以命乎哉。豈不以命乎哉。是時兄子與已子俱長大能事。

事矣嘗請代瑚勞役瑚固領之遇事輒又身勤不能自忍以是竟
 以積勞疾卒年六十餘是爲乾隆庚午云瑚旣卒民悅長家持大
 體本清勞盡經營稱任使焉而瑚繼室張猶佐伯如留教率諸婦
 女閨門無有間言未幾留亦卒張主內稱方嚴於子女有過督責
 無稍恕者必至改過然後已然性慈惠子甘棠鄉里推爲善士嘗
 經紀留養局局事詳戶書及建置圖張囑其子善恤無告窮民每
 於歲首必親詣局中閱視老幼男婦自攜私財及餅餠之屬遍施
 給之歲以爲常今年八十餘矣猶精敏能持家計本清初攝家事
 劉氏食口益多親屬多言宜析爨者民悅聞之召諸昆從悉至中
 庭愀然告曰外人僉言析爨余甚懼焉意余德薄無以倡率諸弟
 守先人規矩鄉黨乃有間言余得弗匪人耶諸昆從皆惶悚自責
 至若無所容身于是相與計議久遠以謂人衆非立法度家政不

可以齊遂度子弟才質堪治任者謀以職業分條其事俾本清糾正之而受成民悅以爲恒經每晨朝長幼集會庭中以次白所治事咨詢可否出而行之嚮晦復集述前所爲無有蔽匿非大故及遇疾病率行不廢民悅天性和易子弟有不當理或從糾舉以聞民悅莞爾而笑無所置可否其人自愧請悔過亟獎許之以是子弟爭勸於善丁亥民悅卒本清亦老不治事甘醴踵起任之孝友之風至今無改易焉民悅生一子坦本涵生子二培壘本清生一子堪甘棠生二子壙增甘醴生一子垣甘霖早卒無子以甘棠次子增爲之後本淑生一子均本淵亦早卒無子本淵婦留氏不詳其母族當本淵卒時年二十九貞節自矢民悅兄弟俱憐而敬之今生五
十三年矣勵操如一日兄弟之子無可繼者故久未立嗣留曰余依伯仲之間二十餘年不自知爲未亡人也坦娶張氏民悅卒坦

夫妻善事繼母。安有外女。安愛之甚於劉氏子女。劉氏子弟無私蓄。安固欲贖其女。坦能曲意將順。傾其婦奩。無稍吝惜。卒能得安歡。家人以是重之。民悅有女。乾隆乙亥生。二十二年歸魯村郭燕爲繼室。越二年燕卒。無子。永清風俗。死無後者。不得從葬。先塋而燕卒時。支屬無當嗣人。家人遂葬燕別隴。劉痛于心。哭徹日夜不休。淚盡血出。目爲失明。郭父感歎爲繼。疎屬子長庚。劉撫字之。俾從父家授讀。以爲燕有後矣。然猶未得合祔。舅疾旋卒。劉復請於宗人。宗人哀而許之。又以家貧不克襄事。兄坦勉資給焉。遂葬王姑君身。及燕與前室趙氏四棺祔于王舅新阡。蓋自丁丑以至甲午。拮据經營。凡十八年。竟成其志。孀居貧甚。兄坦贍其母子。及其君始。又爲遷居于沈家村。便省視也。長庚長習貿易。今劉有子婦矣。坦生子鳳鳴。塋生子鶴鳴。培生子玉鳴。垣生子鑾鳴。其餘有

爲利甚微。顧不肯以一語欺人。人亦無欺之者。以是買業日起。好節儉。嘗戒家人毋暴天物。見僕婢飲食遺蔬殘粒。偶墮地下。必擬食之。其淳謹類如此。尤鶴天性伉爽。居京師三十年。創立行市。與人質劑。弗欺然諾。一市倚以爲平。雍正丙午卒于京師。其舅進朝慟哭不徹。至於以首頓地哀感行路之人。竟以傷情逾歲而卒。後十餘年。其家人至京師市肆中。語尤鶴名。肆人猶爲嘆息有淚下者。尤南謹慎自守。一言一動必循規矩。事必熟復而行。故終身鮮有過失。萬倉質直。生平不爲浮華。處鄉曲間。能以德行感人。有悞悞不平。遇之爽然自失。因是鄉人一時少爭訟者。萬箱讀書樂業於兄弟中。年齒最幼。父兄力劊于前。二子能世儒業。故終身未嘗遇艱鉅事。人每以是羨之。萬箱有女適仇承齡。夫死守貞。事具列女傳。瑋妻任氏。南關候選縣丞任普女也。母魏氏。節行亦具。

列女傳中。任生十八年。乾隆己未歸于瑋。明年瑋爲生員。癸亥瑋卒。子宗洛生始四年。任上事舅姑。下撫孤子。矢志守節。數十年如一日。云宗洛既爲生員。娶婦生孫矣。丁酉宗洛與婦先後卒。任日夕慟哭。目爲喪明。宗洛之將卒也。孫楷夢其父既去。旋若有人引以歸者。宗洛自知不起。托碩或善視其母。宗洛既卒。碩或爲之盡心。則異姓同居之效也。碩俊妻劉氏。李奉先村劉應唯女也。乾隆戊午生十八年。嫁碩俊。乙亥碩俊卒。撫孤子四人。孝事舅姑。門內無有廢事。舅卒。營墓如禮。庚寅其姑又卒。值歲大歉。貧不能葬。劉處一椽支轄中室。臥榻共旁。燈火青熒。破室冷風。淒影相弔。然而朝夕虔肅。焚楮燃香。事死如生。未嘗稍懈。如是八年。始克襄事。四子以次長成。娶婦成家。皆能自立。此婦德之可書者也。

志曰。劉氏以溫飽之家。中遭水患。遺業蕩然。竟以羣從恊心。復恢

舊物燕龔二氏困窮孤立謀生不暇乃能以劬躬中表合爲一家遂致門第改觀蔚爲一鄉之望劉氏之興以仁合燕龔二氏之興以義合者也今使千鈞重載四馬合力引之日致百里釋駝用牛不能致五十里理之易見者也鴻烈之言曰手無當於步趨縛其手則足不能疾趨由是觀之合之時用亦大矣哉易曰物相遇而後萃萃故受之以升劉氏之謂也又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燕龔二氏之謂也。

史例孝友當自爲篇今以篇幅無多附次義門之末亦事類之相從者也按尺幅無多不能自占一篇前史皆從附著若漢書楚元王冠向歆之首蜀志皇子附后妃之末是其例矣。

移刺余里契丹人也有子十人妻之子六妾之子四妻死其六子廬墓更宿守之妾之子曰吾嫡母也獨不當更守乎遂更守之三

載如一。金太宗因春蒐過永清聞而異之。賜錢五百貫。仍令縣官積錢于市以勸衆人。

楊小兒別古庄人。明洪武二十年。母張氏患病。小兒與妻周氏俱刲股以進。母病旋愈。事聞旌表。

趙昇白雁口人。永樂十二年。不詳明制
業上支也母陳患病。昇禱於神。刲股肉。俾

妻韓爲羹以進。母疾遂愈。

賈懋仁。和里人性至孝。晨昏定省。出告反面。無愆禮則。父病疫。母適患惡瘡。懋禱天。請代疾。良已。事聞旌表。九世從孫鉉亦有孝行。自有傳。

張坤弟惟訥。指揮僉事。麒子也。嘉靖中。麒爲陸炳所誣。廷杖謫戍瘴鄉。麒死戍所。坤娶方決旬。與惟訥觸冒烟瘴。徃尋父骸。竟得歸墓。

賈宗和。曹家務人。傭工養親。必有甘餌。而自餐菲糲。親卒。哀毀如孺子。觀者感泣。

索一耀。善事嫡母。友于幼弟。財貨未嘗自私。舉鄉飲貧。張守身。劉澤長。劉恭。俱以孝聞。生員朱貞憲。有孝行。鄉民醵鴻祚。善事繼母。院道俱旌獎其門。

裴成。錦幼不識父。聞母言輒泣。歲時必詣父墓慟哭。母疾。禱天請以身代。居鄉未嘗失色于人。

劉緋。事親孝。崇正丙子。城陷。其父被執。緋出遜詞。請代父死。兵義而舍之。已上俱出舊志

張孝子。南門外貧民也。父歿。行乞以養其母。每乞得食。不敢先嘗。居無廬舍。穴土爲宅。會天大雪。知縣魏繼齊適過。其處聞歌聲。出雪地中。是無人民屋廬。訝問左右。皆曰。張乞人也。因詢其詳。則云。

張年六十老於乞矣。母年逾八十。張無兄弟妻子。每乞得食。殷勤奉母。母食。張必行歌以博母歡。繼齊召問。果如所告。因爲築室於城內金花巷。賜粟十石。將列其狀請旌表。會繼齊去官。不果。繼齊自題其楔曰。張孝子之門。縣人至今稱張孝子。其名不可考矣。

韓溥。三聖口武生也。父生員韓承淑。寢疾。溥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凡半年。承淑卒。哀毀逾禮。三年廬墓。未嘗有笑言。居祖母張與母劉之喪。亦如之。家貧。竭蹶延師以課其弟。弟淳業儒有成。爲生員。乾隆癸未卒。年五十有二。無子。以淳子生員文榘爲嗣。

王傑。韓村人。生浹月。母張氏歿。父榮錦娶繼母李。生子佩。傑能孝事李。友于幼弟李卒。父又娶繼母杜。杜長傑纔四年。傑事之一如所生。杜性嚴毅。傑遊宦於外。閒歲歸家。杜責以晨昏省侍。撻楚之。傑順受無忤色。杜晚年亦謂傑能孝。我卒爲慈孝如初。弟佩少聰。

敏性剛負氣。徃徃侵僕。僕不爲校。至不可忍。則趨赴二母。乞所。長跪而號。其後佩亦感悟。終能以敬事。兄里有貧。需妻者。僕質衣得錢。施與之。鄉鄰以小故欲興訟。僕爲排解。閭里以是稱爲善人。

列女列傳第八

永清縣志第二十三

列女之傳傳其幸也。史家標題署目之傳。儒林文苑忠義循良及于列女之篇。莫不以類相次。蓋自蔚宗伯起以還。率由無改者也。第儒林文苑自有傳家忠義循良勒名金石。且其人世不數見。見非一端。太史搜羅易爲識也。貞女節婦人微迹隱而綱維大義。冠冕人倫。地不乏人。人不乏事。翰軒遠而難揆。輿論習而爲常。不幸不值其時。或值其時而托之非人。雖有高行音節。歸于草木同萎。豈不惜哉。永清舊志列女姓氏寥寥。覆按其交事實。莫考則托非其人之效也。舊志留青而後新編未輯。以前中數十年。略無可紀。則值非其時之效也。今茲博採廣詢。備詳行實。其得與于列傳。茲非其幸歟。幸其遇所以深悲夫不遇者也。

列女之名。仿于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爲丈夫。則儒林之

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爲丈夫，則文苑之林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後史奉爲科律，專書節烈一門，然則充其義例，史書男子，但具忠臣一傳足矣。是之謂不知類以永清列女，固無文苑儒林之選。然而夫死在三十內，行年歷五十外，中間髮處亦必滿三十年，不幸天亡，亦須十五年後，與夫四十歲外，律令不得不如是爾。婦德之賢否，不可以年律也。穆伯之死，孝必在敬，姜三十歲前，杞梁妻亡，未必去戰，莒十五年後，以之推求，但覈真僞，不復拘歲年也。州縣之書，密邇而易於徵覈，非君律令之所包者多，不得不存限制者也。

遷固之書，不著列女，非不著也。巴清叙于貨殖，文君附著相如，唐山之入藝文，緹縈之見刑志，或節或孝，或學或文，羣落相望，不特揚敞之有智妻，買臣之有愚婦也。蓋馬班法簡，尚存左國餘風，不

屑屑爲區分類別亦猶四皓君平之不標隱逸鄒枚嚴樂之不署
文苑也李延壽南北二史同出一家北史仍魏隋之題特著列女
南史因無列女原題乃以蕭矯妻羊以下雜次孝義之篇遂使一
卷之中男女無所區別又非別有取義是直謂之繆亂而已不得
妄托于馬班之例也至于類族之篇亦是世家遺意若王謝崔盧
孫曾支屬越代同篇王謝崔盧本史各分朝代而李氏合爲一處也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
一疵而掩他善也今以列女之篇自立義例其牽連而及者或威
姑年薨而有懿德或子婦齒程而著芳型並援劉向之例劉向之例列女行不拘拘爲節烈也一併聯編所謂人棄而我取者也其或事係三
姑婦相附又世家遺意也如劉氏守節而歸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
從行詳一族雖是貞節正文亦爲別出門類義門列傳之類庶幾事
有統貫義無枝離不拘拘以標題爲繩猶得春秋家法是又所謂
人合而我分者也

范史列傳之體。人自爲篇。篇各爲論。全失馬班合傳師法春秋之

比事屬辭也。

馬班分合極次。其有深意。非如范史之取足成卷而已。故前漢書十簡秩繁重之處。寧分上中下。而仍爲一篇。不肯分其篇爲二三也。至于列

女一篇。叙例明云不專一操矣。

白叙云。錄其高者。乃雜次爲編。不爲分

別置論。

他傳往往一人事。舉例立論。斷破壞體。裁此處。當分反無論斷。

抑何相反。而各成其悞耶。今志中列

傳。不敢妄意分合。破體而作論贊。惟茲列女一篇。參用劉向遺意。

劉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爲之贊。各爲論列。抑亦詩人咏嘆之義云爾。其事屬平恒義無

特著。則不復綴述焉。

太史標題不拘繩尺。

傳首五稱張廷對。至將軍之類。

蓋春秋諸子。以意命篇之遺旨也。

至班氏列傳。而名稱無假借矣。范史列傳。皆用班傳書法。而列女

一篇。章首皆用郡望夫名。既非地理之志。何以地名冠首。又非男

子之文。何必先出夫名。是已有失列女命篇之義矣。

高云。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云某郡某

至于曹娥。叔先雄二女。又以孝女之稱。揭于其上。何蔚宗之不

憚煩也。篇首旣標列女，曹昭不聞，署賢母也。蔡琰不聞，署才女也。皇甫不聞，稱烈婦也。龐氏不聞，稱孝婦也。是則娥、雄之加藻飾，又豈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之旨乎？末世行文，至有叙次列女之行事，不書姓氏，而直以貞女、節婦二字代姓名者，何以異於科舉制義破題，人不稱名，而稱聖人大賢賢者時人之例乎？是則蔚宗實階之厲也。今以女氏冠章，而用夫名，父族次於其下，且詳書其村落，以爲後此益鄉廣縣之考徵，其貞烈節孝之事，觀文自悉，不復強裂題目，俾覽者得以詳焉。婦人稱姓曰張曰李可也，今人不稱節婦貞女節稱之曰氏，古人無此例也。稱其節婦貞女，是破題也。稱之謂氏，是章款式也。

先後略以時代爲次，其出于一族者，合爲一處，時代不可詳者，亦約略而附焉。

無事可叙，亦必詳其婚姻歲月，及其見存之年歲者，其所以不與

人人同面目，惟此區區焉耳。噫！人且以是爲不憚煩也。

其有不載年譜者，請之而不

耳得

劉氏張科妻北孟村人也。有裔孫大士爲生員，而不能詳其時世。出家藏劉子泓所爲節婦傳，事甚可風，而文不雅馴，其措語多不可通曉，難垂典則。今刪其要著于篇。按傳云：劉生十六年歸張，閱三十四月而科卒。卒時劉已有娠，張故豐于財，科生有二兄。科卒後，劉之父母舅姑及伯氏二人俱欲劉更適人，抑勒百端。劉不爲少動，已而舉子雲惠，乃請見父母舅姑，泣且誓曰：向所不卽死者，徒以有遺腹耳。今幸生男，天不絕吾夫之似矣。願以死守，不知有他。父母舅姑皆不悅而罷。自是詬誶凌折之，殆無虛日。會天大寒，北風厲甚，劉方夜襁孤兒，操紡績業。其姑突入其室，辱詈之，命婢汲水注其床，滅其燈火。且曰：吾以觀爾之冰操也。破室漏風，床上

地下冰厚寸許。夫有女弟年始十六聞事急狼蹙而至劉衣着水
錚鏗如被介冑。嬰兒已噤不能啼。小姑爲紉置懷中。以膚溫之。乃
得少蘇。二人呵氣相煦。躑躅終夜。遲明。姑排闥入。見其女與劉。四
足陷層冰中。急不得拔。且怒且憐之。攜其女去。其後姑將毒劉。小
姑輒身先之。夜必持被就劉宿。姑無如之何。威虐爲之少殺。伯仲
私計賄牙人將強納之。里中惡少年。小姑聞。以告劉。劉挾利刃自
防。曰。倉卒有變。終以是爲歸爾。小姑因語劉曰。父母所以逼嫂。爲
二兄也。二兄計出於此。爲家貲也。嫂盡悉以家貲推讓二兄。猶得
自全性命。與其殺身禍嬰兒也。劉深然之。於是僅乞一陋室。辛勤
作苦其中。以支歲月。會永定河決。平地水深丈餘。伯仲廬舍俱漂
沒。舅姑伯仲不三數年。俱相繼卒。伯仲又皆無後。於是水退淤田。
皆爲膏腴。而劉乃盡有其業。阜然稱富有矣。雲惠長而業備。其子

鑄爲縣學生員。劉年七十有八，無疾而終，稱全社云。傳文大略如是。劉之節概，可謂歲寒知松柏之後凋矣。顧舅姑與伯氏，抑何相與之篤也。人類中固有不可測，非是亦無以見劉之殊絕矣。第傳文署劉子泓作，按其題款，當是其字。不識子泓何名，何里人也。又不著時代，而大士亦不能詳，則惟據傳以入志，而傳文多鄙別字，稱謂又不當于法度。史文傳信缺疑，不敢漫爲附會，謹擇其可解者如右，而辨其疑似于後。脩采擇云：傳稱張科爲御前將軍，古今無此官名。考永清選舉冊，亦無爲此官者也。某爾則劉爲命婦，揣其名號，官亦不卑末矣。張父兄家稱素豐，何以至非理逼命婦嫁耶。又云里中以劉節聞于縣，知縣需金，不得遂，及新知縣至，又如之。知縣雖甚不肖，何至以請旌事索寡婦金，且先後官皆出一轍。此理之不可信者。又云聞于方面，亦如知縣所爲。按永清爲畿

縣俗稱道府官爲方面而舊例請旌節孝不由府道布政使司傳文所指方面當是順天府尹府尹至于索寡婦金理之尤不可信者矣又云鑄爲生員常恨不得旌其祖母按張旣稱富有鑄又讀書列名賢序矣縱使需金亦何不可出金貲表先節耶且其所謂方面與二知縣者亦非久爲是官何又不請之于後人務求必得所請然後已耶北孟爲永定河冲決乾隆辛卯以前徃徃有之不足定其時世大士爲張後裔而至于不詳系世以及年月似明中葉前事矣而劉傳小叙引李贄語贄爲明天啟時人以著書荒誕杖而火焚其書贄死獄中當時禁毀其書崇正後乃稍稍出則所謂子泓者必非明代人也考傳文子泓蓋與劉之孫鑄相往還其去劉不知幾許年要亦不甚相遠也傳後有七言古詩一篇署爲知縣所作亦無姓名歲月又有七言律詩一篇題爲進士臨清知

州孫姓其人亦不知其名與歲月也詩詞皆鄙俚不足道其緒錄者乃鑄手筆今備考之俟張氏子孫知其事者推焉

按舊志稱科爲金吾疑是錦衣官屬

明時人也

宋氏北關蕭雲妻雲卒宋年二十有六遺子九歲舅姑俱七十餘矣宋侍疾養老送終殯葬俱無愆于禮則雍正元年得

旌表

王氏韓村民家女于今村民殷成業妻也康熙辛巳大盜劫其家擒王之姑加刃于頸就爨中去釜焚薪其下以身當釜坎炙之王衝刃急入謂盜曰此吾母暫止吾家實不知家中事刀鋸四鑊宜加我身盜釋姑執王燎炙幾死南路同知祝德聞其事書冒刃衛姑旌其門楔

志曰昔盜欲淫樂羊子妻先劫其姑以求必遂樂羊子妻伏劍而

死盜亦遂舍其姑論者謂審義明愈于趙苞守城致母死也夫儒者抵掌談忠孝凜凜然若見之甚明且決矣及臨患難若舍粹非常乃低徊俯仰不敢自堅聞王氏之風亦可以愧勵矣姚氏姜志營王起妻也起死家貧甚無以爲守姚自縊以殉乾隆癸酉得

旌表

崔氏霸州崔之瑞女前雲南布政使之瑛從女也康熙乙丑嫁信安鎮廩膳生員瑩篤植明年篤植卒崔年二十有一無子以從子之琦爲之後崔撫育之孝事其舅舅老病便閉非人爲之力勢將不支崔躬親服侍不以委僕婢也舅卒附身附棺誠信合于禮要之琦娶婦生子雍正癸卯之琦卒婦張氏撫鞠遺子與崔形影相依支持門閥教孤孫其嗣從師受學每當延師啓館崔必莊肅升

堂躬自拜謁，祇率其嗣執弟子禮，甚虔以修成禮而退。餽薦飲饌，必親檢視，既豐且潔，乃授館人，館舍潔清，內外無譁。館師有所徵求，無不修具，欽若神明，惟恐一不得當。館師爲所感動，無不盡心啓迪，故其嗣進業，輒倍他人，皆崔教也。其嗣旣爲生員，因列崔節行，聞於學校。乾隆丙辰，得

旨旌表。錫金建坊如制。庚午卒，年八十有五。張賢孝，有崔遺風。年十六，嫁之琦，明年生其嗣。之琦卒，其嗣甫八歲，崔患篤疾，張左右服事，凡十三晝夜，目不交睫，不知勞也。崔卒，張拊棺大慟，曰：與姑數十年相依爲命，姑舍我去，我亦無意於人世矣。張今七十九歲，有孫三人，曾孫九人，雍容揖讓，稱其家法。

于氏，后奕生員楊梅妻，東川里三甲于文燦女也。生十七年歸梅。康熙丁卯，梅卒，于年二十有四，子宗文生，纔三歲，家貧有屋一椽。

確田十餘畝。于勵志守貞。教子讀書。不能具束脩。故生員王益謙嘗從梅父受學。至是挈宗文去。躬教誨之。夫有從弟貧無行。欲兼于產。強使改適人。于固不從。則抑勒之。使不可朝夕處。兄得海聞之。卽迎于。挈子女依得海居。於時宗文生十二年矣。得海爲延師。課宗文讀。于居兄家。雜家人中操作。無少倦。兄止之曰。妹依于我。而操作如家中人。我豈以傭姬畜妹者耶。于曰。我性不好閒逸。且家居習勞苦。固所以計久長爾。由是安于兄家。每歲時寒食。則歸楊一祀其先。而田與居室。遂爲從叔所據矣。居十二年。而宗文讀書有成。錄爲生員。遂爲授室。又嫁其女。于是挈子若婦歸其家。得復舊業。日用或有不給。得海又時時資助之。子孫業儒家聲稍起。雍正癸卯。于卒。年六十。次孫思愈亦生員。

褚氏。靳各庄劉進妻也。康熙癸酉進卒。褚年二十有一。守貞不變。

乾隆戊子卒。年九十五。

張氏。武家窩李成傑妻也。生十七年歸成傑。康熙甲申成傑卒。張年二十有五。撫遺腹子瑛。勵志守節。孝事舅姑。終身不倦。

沈氏。韓村劉名灝妻。生十九年歸名灝。名灝卒。沈年二十有五。遺子甫三歲。名灝有世母。亦寡居。沈孝養如姑。撫子至于成立。乾隆壬戌得。

旨旌表。越二十二年癸未。沈年八十有二卒。

建坊有節中節孝
中德二語今坊廢。

賈氏。北街褚永恭妻。十九歲嫁永恭。又五年永恭卒。撫孤守志。子忠年長爲營兵。移戍天津。賈食貧茹苦。後忠告歸。晚年家稍裕。卒年九十有六。

畢氏。南大王庄甄希舜妻。霸州畢秀發女也。生十九年歸希舜。後六年希舜卒。遺子生始三歲。食貧守志。卒年九十有三。

郭氏瓦屋辛庄趙宏毅妻。固安縣民郭廉女也。其姑有疾。劇思肉食。家貧無從得肉。郭刲臂爲羹以進。姑食之。疾良已。雍正癸丑。知縣丁廷植爲建坊表之。題曰賢孝可風。

張氏志各庄民馬成虎妻。康熙己丑成虎卒。張年二十有四。撫賈氏子雲升爲嗣。堅志守貞。乾隆甲子疾卒。年五十有九。明年雲升亦卒。今有孫國亮。

趙氏后奕劉萬常繼室。年十九于歸。二十四歲萬常卒。遺子甫四歲。有前室子二人。女子二人。趙撫之。無異視。乾隆己丑卒。年七十有五矣。前室次子廷祉。讀書爲生員。

黃氏不詳其母族。南石民王秉誠妻也。康熙辛丑秉誠卒。黃年二十有九。遺子善序。甫十一歲。秉誠有兩弟。俱力田自給。黃撫孤子。相依以居。善序年十八。爲娶婦劉氏。劉能孝事孀姑。善序能借叔。

氏力作以養雍正甲寅善序卒劉生二十六年遺子學孟生財二歲劉慟哭曰天降凶愆兩世天札未亡人卽死如此孀姑穉子何姑執節甚高是吾師也由是熒熒相倚遺田僅十許畝不足日給姑婦晝拾薪荻夜勤鍼紉措拄歲月以養遺孤乾隆壬申學孟娶婦丁氏子婦俱能力勤孝養家稍給足知縣蘭第錫書柏舟同志以旌其門丙戌黃卒年七十有四矣方黃病卧床第劉率子婦丁扶持朝夕飲食甘旨必爲拮据經營愜其所好旣卒喪葬俱能誠信合於禮云今劉年已七十矣。

北街柴氏有節婦三人其資品世系行輩俱詳士族表。

劉氏文鐸妻也生十八年嫁文鐸雍正戊申文鐸卒劉年三十五乾隆丙申卒韓氏澤泓妻也生十九年嫁澤泓乾隆丙辰澤泓卒韓年二十有九乾隆戊寅卒張氏大青堡張茂女廷槐妻也生十

八年嫁延槐。乾隆壬申，延槐卒。張年二十有九，遺二子。長秉鐫，生財四歲，次秉鏞，生匝歲耳。張撫而教之，能孝事孀姑。家貧，日給不足，則業縫紉之事。晝夜併力爲之，僅足糊口。父家又稍稍資給，得以事姑撫幼。姑老疾終，葬子長成，娶婦成家，皆張力經營之。積勞致疾，雙目俱瞽。次子生十一年，出嗣夫兄廷林，得以讀書爲生員。長子備力農田，以給養焉。

梁氏，四聖口張自美妻。州同知職銜梁煥女也。生十九年，歸自美。雍正辛亥，自美卒。梁年二十有二，無子。姑陳氏、王姑、賀氏俱以貞節聞。梁孝事之，時人稱一門三節云。久之，始以從子慶年爲嗣子。慶年于時始三歲，生員張子朴次子也。梁于乾隆戊寅卒。年五十八。賀先于乾隆癸亥卒。年七十八。陳于乾隆乙未乃卒。年八十二。楊氏，東西營張容妻。楊茹弟三女也。生二十年，嫁彰。康熙六十一

年壬寅，彰卒。楊時年二十八，遺子云傑，生始五歲。一女，生七年。楊辛勤撫育，孝事其姑。家貧，編楊柳枝爲筐，易錢支歲月。姑老疾三年，不離床第。楊扶持起居，委曲周至，歷久不衰。喪葬俱能誠信，合于禮宜。娶婦嫁女，並悉力營辦焉。其子力田，能養，晚歲稍自給。

靳氏，別古里劉潤妻。于今村靳守綸女也。生十八年，歸劉。康熙己亥潤卒，靳年二十有四，遺子九錫，生始五年。靳撫以守志，依潤季父季母以居，靳孝事之。若舅姑焉。乾隆乙未無疾而終，年八十矣。劉氏，韓村王國平妻。劉立吳女也。生十四年，歸國平。越十八年國平卒，遺子四人。劉撫而教之。舅姑年俱七十餘，劉竭力孝養。夫有世母，寡而無倚，亦就養於劉。劉勤于田園樹藝，以給朝夕。四子漸長，家稍溫飽。劉儉約自奉，以謂亨不忘困也。卒年八十餘。

陳氏陳進禮女信安鎮郭世清妻也康熙丁酉世清卒陳年二十有一無子苦志守貞孝養孀姑姑韓嘗病傷寒昏不省人數日疾甚勢不可支陳焚香禱天呼號神明一夕夢神人語曰若姑疾固不起非食若肉不可爲也已而姑沉困中忽思肉食陳心益竒之遂割臂肉一臠調羹以進殊不自覺痛苦也韓啜而甘之頃間汗出沉疴遽瘳因自詫曰向所食肉味愈尋常得自何所乃甘美若是耶是時陳臂創漸發痛不可忍姑察聲色有異固詢得情一時爲之感激至于泣下陳于乾隆丁酉卒年八十有一嗣子宏毅世清弟世揚第三子也

梁氏小惠家庄民李昌緒妻也生十八年康熙乙未嫁昌緒越二年昌緒歿梁生遺腹子永年辛勤撫育又能孝事孀姑歷十餘年姑卒侍疾送終能誠以信永年年二十四爲生員乾隆己巳以梁

苦節聞于學校。

詔旌其門。梁時年五十有二矣。後十四年乃卒。

宋氏，庄窠劉天佐妻。蘄州采木營宋珠女也。生十七年，嫁天佐。雍正丙午，天佐卒。遺子枚，未匝歲。宋撫以守志，能孝事舅姑。與伯仲，娣姒相友睦。而伯姒以宋廢居。子方幼，伯仲力徇，而棄髮坐室，均餐，恐耗其粟，則抑勒之，使改適人。宋固不可，謂我爲侍舅姑計耳。恐耗伯仲資業，無寧行乞于人，不以累若娣似也。其後不得已，卒議析居。枚生已十餘歲矣，卽能力佃以養。宋以爨薪佐，不給。舅姑相繼卒。宋能盡哀禮。子枚生三十四年，亦以瘵夭。子婦金氏，撫九歲遺子士文，守志孝事宋如宋之事舅姑。越十八年，而金亦疾卒。金卒年四十八。士文已二十六歲矣。今宋年八十有一。

王氏，大王庄孫志金妻。同庄王自平女也。生十七年，嫁志金。越六

年志金卒。王守志四十二年。乾隆癸未終云。方志金卒時遺子煥生財四歲。舅姑俱年老有疾。舅目又失明。哀王年少家故貧。欲使自擇所處。王哀咤曰。是殆禽視而豕教我也。我不忍聞。卽勤力操作。強舉粗重。示可久狀。王質故纖柔。善女紅。志金生時蹤蹟未嘗越戶外。至是舅姑見其所爲。相與歎息。每出樵汲。必與幼子偕。嘗冬日汲水井上。失手墮缶落井中。母子徬徨無如之何。乃用長繩束子腰。脊間繫端大樹之本。俾躡蹻伏井幹上。下窺良久。僅乃得之。取供爇。其強自力苦如此。然稍閒暇。必率其子詣村塾中。以女紅所餘贖童蒙師。且曰。固不敢望成名也。孺子讀書識字。能粗曉大義。不爲禽息獸處。庶幾人爾。王旣習勤苦。子煥漸長。又善經營。舅姑老病喪葬。未嘗仰助于人家無乏事。其初佃人確地二十畝。餘晚歲有田連頃畝矣。其卒也。孫曾滿前。子婦俱善孝養。人以

是樂稱其晚節云。

魏氏南關候選縣丞任普繼妻。仇致廣妻任氏母族也。生十八年歸普。康熙丁酉普卒。魏年二十歲。有前室遺子士奇。方十歲。舅姑老多病。夫有季父貧無能。夫婦皆依于普。有從弟二人。年與士奇相上下。門以內事老育幼。魏仔任之。從叔二人。與士奇先後爲生員。士奇旋卒。其婦徐氏年二十二。與士奇爲夫婦。方三年。無子女。徐勵志守貞。事魏加孝謹。時二叔氏俱有子。各以一子爲魏嗣。乾隆丙申。魏卒。以嗣子空之所生子爲徐後主。魏喪。魏卒年七十有九。徐今年五十九矣。乾隆丙子。順天學政徐以烜書。嬰鶴儀。型表其門。

陳氏小第六村郝璉妻。大惠家庄陳萬才女也。雍正甲寅璉卒。陳年二十有九。遺子維官。生六歲。維孔生三歲。一女財兩匝月。陳撫

以守志。孝事舅姑。久而不倦。今生七十九年。

北街賈氏。列女四人。其行次俱詳士族表。

董氏。小惠家庄董紹之女。生員濛妻也。生十九年嫁濛。康熙壬寅。濛卒。董年甫二十有三。事舅姑。及王舅王姑。並以孝聞。撫族子爲嗣。今生孫矣。

劉氏。涑妻。瓦屋辛庄監生州同知職銜楠女也。劉賈先世俱詳士族表。劉父早卒。母胡寡居。兄煜以家貧。遠適四川。劉年方十四。母患危疾。一時醫者皆望望以去。同村有崔氏。延江南談生。抵其家視疾。談故有能醫名。非厚禮幣不能赴召。劉聞卽婉曲求一顧。療談視疾有難色。劉長跪泣涕。固請強爲之。談不得已。爲處腐劑。冀幸萬一。因謝去。曰。疾起不居功。如其不起。不受過也。劉持葯徬徨。計無所出。因密剖股肉寸許。投劑以進。母服葯安卧。中夜汗流浹。

膚體遲明沉疾遽廖。聞者異焉。先是劉許嫁賈涑。康熙庚子。劉生十七年矣。賈氏將議親。迎劉以母老。兄又遠出。家無次丁。命老僕徑以已意。往哀舅姑云。女子許嫁。惟夫氏所命。禮也。雖然。居室事父母。他日所以事舅姑者也。請須我三年。俟兄歸。俾母有養。乃請爲婦。事母之日短。事舅姑之日長也。夫女子未嫁。稱父兄命。未有以已意致夫氏者。茲所謂禮之變。不得已也。于是舅姑相與感歎。且憐其意。許之。比嫁而孝事舅姑。若夫之祖父。一如其事母焉。其後兄嫂俱天沒。母老無依。舅姑俾劉迎養于家。又與伯仲娣姒。友愛無間。其母老終。賈氏賈氏伯仲相與議曰。劉氏弟婦。實能孝事余父母。暨余祖父。其母之喪。曷可薄也。於是厚爲棺衾殯殮。以慰劉心。劉與涑夫婦相敬如賓。今俱七十餘矣。有三子。長慶棣。次慶霖。俱武學生。次慶植。爲生員。

閔氏浩妻也。歸浩五年。浩卒。能守貧勵節。教子毋廢書業。姑性嚴。殺閔能婉順。以得其歡。閔在室時。鄰有髮婦。人強醮之。其婦伴爲理妝。潛以刀斷其髮。閔時方十歲。爲之咨嗟歎息。謂婦人不知此義。非人也。旣而竟行其志。

張氏武生深妻。前永清千總張彥女也。年十九。歸深。乾隆戊辰。深卒。張年二十有八。遺子榆尚幼。撫而教之。至于成人。榆中乾隆辛卯科武舉。

解氏別古庄楊體智妻。同村監生天祉女也。生十七年。嫁體智。雍正丁未。體智卒。解年二十有七。無子。撫從子光德爲嗣。事舅姑。能孝以養。

郝氏李家口王奉亮妻。生十五年。歸奉亮。雍正庚戌。奉亮卒。郝年二十有九。子得才。甫周歲。有二女。郝撫鞠之。孝事其姑。家貧歲歉。

至茹稗實採苦菜作餐編葦爲席以養其姑姑卒喪葬無資自請備力于人先取其直爲送終具郝自未嫁時卽蔬食誦浮屠經能識經義通其文字今年七十有七。

尹氏生員尹龍雲女東武家庄趙璟妻也生十九年嫁璟雍正乙巳璟卒尹年二十有一遺孤士棟生始三日舅先璟一月病亡尹撫士棟孝事孀姑稱盡心焉乾隆庚辰卒年五十有六。

張氏信安鎮民李得志妻同村張建侯女也得志卒張年二十有三撫孤守志能孝舅姑舅性好酒而家又貧張勤女工以供酒肉子成孝讀書爲生員年三十卒其妻陳氏年二十四師張節行若志堅守今張年七十五陳年四十八。

安氏北街朱國英妻年十七歸國英雍正庚戌國英卒安時年二十九撫孤守志能茹苦菜嘗值歉歲至采苦菜作餐天性孝友自

未嫁時事父母服勤無惰。既嫁事舅姑。如事父母。睦于娣婦。閨門相得。終無間言。子源讀書爲生員。安于乾隆丙申卒。年七十有二。李氏甄家庄魏鵬妻。生十七年歸鵬。鵬卒。李年財十九。撫遺子士秀。孝事舅姑。士秀爲生員。以母節行聞于學使。學使前左副都御史呂銘手書冰霜若節旌其門。乾隆三十四年卒。年六十七。

王氏趙百戶營鄒開妻。張家務王賢女也。生六年失怙。幼養夫家。年十三與開成禮。十六姑死。哭泣極哀。雍正己酉開卒。王年二十有六。遺子自亮。生甫七年。一女九歲。家貧無所倚藉。母子三人織蒿爲簾。易錢支歲月。自亮稍長。出爲人傭。得錢不計多寡。悉以奉母。未嘗自擅錙銖。王猶自食其力。積傭錢多。輒賃人田。身勤樹藝。母子作苦十餘年。而家稍有餘。自亮念母勤劬。或以善食勸進。王泣誨之曰。爾忘當日稗實一合。食不充腸。我與若姊。出田間掘苦。

菜和糠粃雜咽之。若傭工自外來。問我食否。我強云已飽。時耶自亮亦泣而罷。自是雖外出。遇人家與珍食。必淒然念母家中。不敢輒嘗。今王年七十五矣。耳聰目明。持家精敏。婦子滿前。不欲自逸。遇事輒身先之。鄉黨欲上其節行。爲之請旌。王力却之。曰是爲名也。

李氏賀堯營。劉有禮妻。李達女也。生十八年。嫁有禮。雍正辛亥有禮卒。李年二十有七。遺子子元。生八歲。撫子守志。子元三十九歲卒。其婦不能貞。李子然自守。今生七十四年。

高氏瓦屋辛庄生員陳應新妻。同里高守業女也。年十七。歸應新。越十二年。應新卒。遺子秀芝。財七歲。是時始。沒世。有夫弟三人。長日新。次又新。次代新。與秀芝年齒相若。高撫而育之。恩愛備至。人見之者。謂若一母。撫四子焉。陳故有薄產。舅日經營於外。門以

內高主持之事無大小皆犁然以辦。舅老而死高支持喪葬盡誠盡敬合於禮經。諸叔漸長次第授室。又爲秀芝娶婦成家而高已老矣。日新兄弟曰生我者父母長且成我者嫂氏也。凡兄弟既授室則析爨以炊。今不幸早喪母嫂之劬勞于我弟兄者心力瘠焉。自今以往兄弟有私貨財自便利溺厥妻與子不以嫂之心爲心者非我父母所生子也。諸弟若婦皆曰然。由是閨房無私蓄雖一絮之溫一味之甘非先奉高不敢自薦。高亦柔而愛之。諸叔俱壯盛有子女高撫視溫卹不異孩提時。或有小過必諄戒之。若子婦然無不惕然以警。故諸叔娣婦以雍睦聞于一鄉。高故善家政命日新又新率子秀芝力于稽事。俾代新卒業于儒。又能時其逸勞。劑其盈缺家中雖幼子穉女莫不得其至情人無知與不知見高皆肅然起敬。鄉黨推節行以高爲女宗。

志曰。高氏今生七十四年矣。人有頌其節概者。高曰。是諸叔與姊。實能孝友。不墜先人家聲。老婦何德之與有。憶夫病且死。老婦當時實不欲生。嘗割股肉。燃脂禱北斗神。請以身代。非特爲夫婦情也。夫亦謂舅老。諸叔方幼。可無嫂。不可無長兄。然而竟不獲請命也。夫今諸叔幸有成。又皆善良。老婦坐享供奉。愧矣。老婦何德之與有。嗚呼。釋高之言。知高之所以異人。不僅節概也。

康氏李通。庄民李煥妻也。煥卒。康年二十有三。無嗣。苦志守節。卒年七十有三。

吳氏辛屯。村民石瓘妻。吳家庄民三舉女也。生十八年。歸瓘。明年生子有聲。有聲生三歲。瓘死。吳守志至今。年已七十有三矣。始吳來歸。瓘有祖父母。年俱八十有餘。瓘祖母病風痺。手足不能自運。坐卧出入。非吳扶持之。不善也。瓘之祖昏耄有疾。類狂易者。時令

吳襁負院落中。爲兒童戲。少不當意。輒辱詈之。或批其頰。吳能曲意順之。與爲嬰兒。與爲無町畦焉。翁有時清晤。暫若酒醒。輒呼吳慰藉之。或自疑曰。向得無非禮苦汝耶。吳曰。無之。乃強自寬。已疾復發。則又狂易如初矣。瑾祖父母既歿。舅姑亦虐遇吳。姑劉繼室也。生夫弟。招招少。吳子有聲一歲。劉溺愛之。奴使有聲。不得與招共衣食。冬月寢處無溫。有聲呱呱徹夜啼。而招則重茵增絮。餌食甘滑。或呼有聲至榻下。食招所棄餘。旁觀者爲之流涕。吳自若也。比有聲娶婦。劉又虐遇之。吳率其婦以媿。願承顏。卒得無忤。後劉卒。翁年七十餘矣。猶娶繼室李。李故重醜。又齒與吳相若。謙讓不敢專家政。吳尊禮之。與劉無異視焉。晚年有聲夫婦相繼卒。吳老無依。宗黨憐而敬之。以瑾從弟之孫洛岐爲有聲後。

志曰。吳侍夫之祖父母于耄昏。可以強而能也。其安於繼姑。劉之

三
二
虐遇竟無怨言。不可強能者也。聞劉有老母。貧無依。常寓食于石。見吳所爲。劇愛憐之。以爲有婦如此。不知憐惜我女。其鐵石人耶。劉所生女。亦不忍其嫂之重困苦也。時時諷諭劉。言嫂純孝。鄉里莫不聞。今我母遇之。威人且謂母之女。實無良。而陷之。使至于此也。則如之何。劉由是晚節稍寬。假之。家庭稱雍穆。然而劉亦旋沒世矣。

張氏。惠元庄劉民敬妻。張潤身女也。生十七年。嫁民敬。雍正戊申。民敬卒。張年二十有二。子适生。始二歲。撫以守志。乾隆己巳卒。許氏。朱家庄于朝濱妻也。生十九年。嫁朝濱。雍正戊申。朝濱卒。許年二十有二。撫遺腹子。自貴。孝事翁姑。無愆禮則。夫弟朝福。生而不慧。翁姑不以爲子。許撫卹之。勉爲娶婦成家。

劉氏。別古庄陳潛脩妻。東安縣第十村劉某女。生十七年。嫁潛脩。

康熙壬申潛脩卒。劉年二十有四。遺子善。生甫五歲。劉撫以守志。有田數十畝。粗給餽粥。子生三十四歲疾夭。劉依從子輝朝。以居儉素自奉。終身如一。乾隆壬戌卒。年七十有四。

劉氏東橫亭王濟妻。東安縣楊官屯劉義亮女也。生十四年嫁濟。雍正己酉濟卒。劉年二十有二。遺子開明。生始三月。一女止三歲。撫以守志。其後女嫁士族。子孫業儒。以耕讀嗣其家聲。

索氏王家于今村民王興邦妻。范家庄民索之祿女也。生二十一年。雍正庚戌歸興邦。王家世業農。稱溫飽。興邦性恢達。好酒善談。厭棄農業。去而學賈。賈業略通。其意又不屑屑權銖錙計盈歉。謂是見小。不成大事。同業者利其然。故爲大言。佐其意氣。興邦則愈自豪。爲賈數年。而興邦枵然廓落。同業者盡其利矣。乾隆丁巳興邦卒。家業凋索。遺子三省。生甫四年。業田僅十許畝。不足自活。索

奉養其姑。雖甚窶。甘旨無缺。姑爲與邦繼母。攜前夫女。幼育於與邦家。姑愛之。過王氏子女。索與交。權如手足。比嫁。盡出其奩。以爲資。遣其女。感激言曰。余生不幸。有二父。今始知嫂。又一母也。後姑疾將死。臥床第者九五月。索爲衣。不解帶。奉事周給。姑謝之曰。余胞裏子女。不及是矣。自與邦之卒。比三省長成中二十年。從溫飽。驟歷貧寒。而撫孤養老。送終。以及嫁姑之女。爲子娶婦。皆索力經營之。並能無愆于禮。自奉刻苦。力于役作。以佐生計。業田備值。無所出。輒自耕耘。嘗種粟二三畝。許粟種下土。須壯。易蹠踏。俾土下實。乃得茁生。索無所得。人足織小。不任力。則著男子屨。賃絮其中。扶杖作力。踐踏終畝。至足僵。不能屈伸。然後已。夜歸。復治鍼。膏猶不足。然後父家稍稍資之。比已女遣嫁。資送不敵姑氏女十之三。女曰。我母女不敢望祖母女。茲所以爲我母也。然三省力田。

勤業雖不若興邦舊時而視索守貧年則倍蓰矣古人云農之子恒爲農河夫。

李氏韓村張果妻。于今村李天福女也。果父于天福爲私李以中表爲婚姻云。雍正己酉歸于果。李生十七年矣。癸丑果卒。遺子喜兒。生如週歲。舅老日瞽。李養老撫孤。勵志守節。初果父子居韓村。爲布牙。生業足供溫飽。及果病且死。念父老廢。謂李曰。牙業不可恃。族屬衆多。無能恤孤。若何所仰以資生。不如改醮。或得餘錢。俾老父有所仰食。余卽死不恨矣。李泣對曰。是非人所爲。且人名有志。必依藉于人。乃得全節。節亦不足重矣。君行矣。毋以我爲念也。果卒。舅亦旋歿。布業爲從子輩所攘。而從子輩皆爲縣吏。居坊中。不相顧恤。李孑孑無依。母弟姜士茂業農田。見李孤孱。挈以如姜志營。買一廛以居。躬勤佃種。食力所出。喜兒弱冠。察天從子。

輩或請迎養城中。李謝曰。余天性不能安坐食也。或議立從子爲嗣。李曰。諸從久爲吏。不能力作田間。若仰食于余。余力固不給。欲余就養。諸從其家未必安焉。以是計之。寧甘長此終身。聽其自然而已。若好逸惡勞。年老則欲身有所托。我豈異於人情哉。李生平艱難備歷。未嘗受人寸絲粒米惠。苦節至今。四十餘載。終如其誓夫言。

志曰。李言依藉于人。雖節亦不足重。其言似賢智之過。古人患難相恤。不盡爲非義者資也。然觀自古忠臣烈士。大率從艱苦堅忍中。出其性情。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弗能。其肯蓋可見矣。敬姜曰。凡民逸則思淫。瘠士之民。莫不向義。李之岸然自守。而不欲依人。良有意哉。

李氏信安鎮趙希禮妻也。生二十二年。嫁希禮。乾隆丁巳。希禮卒。

李年二十有九撫孤子二人俱有成立夫弟希智喪妻無子且不
善治生盡耗其產李以次子爲之嗣與已子均給產焉李年今七
十歲

張氏后奕曾文周妻也文周卒張年二十有三遺子沛生三歲次
漢孝周歲張食貧守志撫育二子至于成人卒年六十九歲

東養馬庄孫氏一門四節則一姑與三婦也司氏小營司德女也
生十四年爲國璧妻國璧業儒有名以父魁多病廢學魁晚年喪
偶繼室李氏國璧夫婦事之如所生魁卒國璧支持家事門以內
司經理之條理燦然雍正乙卯國璧卒司年二十有八有三子長
瑛十二歲次瑛十一歲次珠五歲司上事繼姑下撫諸子辛勤歲
月不自知勞後瑛長習爲貿易年三十卒其繼室張年二十二無
子矢志守貞司以近屬無可繼者爲乞王氏子俾張撫之瑛爲生

員卒年三十二。珠爲武生。卒年二十九。璞妻龍虎庄旗庄武舉石
燦。燦妻霸州旗庄武舉田興基女。石年二十九而歿。田年二十
八而歿。石無出。田生二子一女。俱勵節。與伯姁張孝事兩世孀姑。
閉門之內。以節義自相師友。家故溫飽。無拮据衣食之慮。婦姑姊
姁。每燕見時。非古賢烈女規範不道也。司晚年。以長孫乞養于王
宗。支義不可瀆。命田所生幼子承伯氏祀焉。石無子而行次爲仲
須。田二子中。或得生孫。間代以存璞祀云。司卒于乾隆丁酉年七
十矣。張年今四十七。半截河武生張悅女也。石年五十有一。田同
張氏生年。

初氏東鄉陳各庄楊彬妻。東安旗庄初氏女也。生十八歲歸彬。又
四年彬卒。遺孤釵亮纔一歲餘。初氏矢志守節。今年六十有九。釵
亮力田以養孫。男子三人俱能勤業。起其家。初氏耳聰目明。猶能

經紀家事。識者知其門之將昌也。始杉家世農業。有硯田半頃。粗給檀粥。杉讀書能文章。應童子試。頻得矣。俄以卷汗被斥。杉悵惋曰。我棄農而儒。期祿養也。今農業盡去。而儒效若此。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遂寢疾不起。彬父得春大痛。制謂有子而死。安用支離衰朽爲。因亦欲引決。初氏泣跪請曰。翁奈何若是。翁誠不忍爾子之死。顧忍令爾婦死。爾子之死耶。且婦所以不卽從爾子地下。亦惟翁姑老。孫幼。非婦不支持。翁奈何若是。於是得春泣而許之。當是時。田業旣盡。親族無所倚藉。舅始年俱五十有餘。彬有女弟。在室未嫁。初氏則拚擋奩具。稍市薪米。取楊柳枝。劈績麻縷。編爲糞箕。若汲水器。日易可數十錢。措拄歲月。事舅且三十年。姑亦二十餘年。俱天年終。中間嫁夫女弟。爲子娶婦。拮据襄事。未嘗仰助於人。可謂難矣。方姑病。頭風筋牽。脉作痛。徹心髓。晝夜號呼。謂婦速

拯我婦速拯我。初氏徬徨無如之何。中夜見老嫗雪髻髮。語初氏曰。若姑病入膏肓。醫藥所不能理。惟得人肉可瘞。言訖。忽不見。初氏未解。所謂明日命子銳亮詢巫者。巫者乃謂按法當於夜半焚楮禱北斗神。乃可愈。初氏則燃燭庭中。密取鎌刀。啓左臂。割肉。駢三指許。置香几上。爇火燒脂。匍匐下拜。禱肉忽然躍起。載火旋繞。若舟移水面。僕僕有聲。火盡乃止。跪起視姑。卧榻呻吟。氣息。是時子婦及夫妹驚起。詢之。殊無庸苦。視臂亦無血。以按坎知創。相與錯愕。及歸寢。忽見暗室中。霽白有光。澄視益真。良久。始散。明日。姑疾竟起。人謂誠孝。獲大祐云。初氏厲節至今。且五十年。家故貧。以是。不及請旌。欽亮猶個人田。然頗知孝養。同縣流傳。節孝事。初氏方病。自言公論在人。老婦終恐不及見也。欽亮則禱天。請減已筭。益母年。已而疾果愈。

志曰初氏姑劉蓋得春繼室也晚年目不見人然性嚴毅初氏每見必怕聲柔之僅免譴謫嘗嚴冬汲井水水凍手指着缶輒凝爲一置缶膚墮血出而姑方召語初氏忍痛強爲歡笑聲姑徐察訝之固詰得其情因執手歔歔撫之曰兒何至此由是遇之和于前論者謂初氏誠能格天人事固宜易與耳夫刲股燃脂不在典禮然一時激切出于至心其獲效亦有幸不幸也至於左右無方形聲視聽達于微隱倫常庸行耳然非純孝天至不能庶幾嗚呼若初氏者豈徒以節概見耶

崔氏別古庄李成龍妻幼喪父隨母育於劉氏生十七年嫁成龍乾隆己未成龍卒崔年二十有九遺子萬財生始八歲一女生始三歲家貧編葦爲席以給朝夕娶婦嫁女悉力經營之晚年家稍溫飽乾隆戊戌卒六十有八

劉氏苑家務孫思忠妻韓村劉印女也思忠卒劉年二十有五撫
遺子珍孝事舅姑今劉年六十有八

楊氏崇文里民李名賢妻東方庄民楊恂女也生五年締婚于李
未嫁而名賢父母歿楊年十八歸名賢家貧不能自活三年名賢
死遺子泉甫周時勢益令丁不可支名賢季父棟諷楊他適楊抱
孤兒晝夜號泣不肯食棟亦惻然動容然而所居一室編茅僅避
風雨棟爲寄宿僧寮楊勤女紅易斗粟餽棟饔飧未嘗闕乏會大
水涉旬月不能舉火則預儲善食食棟自取餼糝到榆膚作屑雜
咽之後棟病風痺手足不能自運乃迎棟歸結葦障室中取蔽內
外而飲食湯藥扶持朝夕殷勤無倦容棟病中思榆莢初芽者和
麥屑爲餌食楊求得榆林引繩緣樹登其巔方將取問俄而枝折
人從半空摧墮地上望者驚譁徐見楊端坐不少動自謂空中若

有所憑如神助云。子泉漸長，能稼穡，顧無從得田。近村有確地，春月多風沙，青草不生。夏雨土潤，乃可種菽，而或稍多，又苦沮洳腐菽，根不得收。故地主取值畝，不過五十錢。人往往棄之，不屑業。楊罄篋篋，得九百錢，俾泉種菽。泉種粟，乃大有秋。他人糞糞卒，莫能及也。乾隆二十八年，縣多飛蝗，民田如掃。獨泉所樹藝完好，無少損。力作十餘年，而家稱素封。方楊食貧，戚黨不甚相顧。及家漸起，而族戚或有貧者，輒贍給之。夫有再從子龍，幼喪父母，楊教而養之。爲娶婦成家。母弟王德老而鰥，無所倚藉。楊迎養於家，死又殯葬之。乾隆二十四年，歲大饑，官賑餓殍。楊出私粟贍族。李氏之族，遂無一人仰官賑者。同村有吳姓，于楊爲中表，作宦而豐於貲。楊勉以大義，吳爲感動。歲終，與鄉黨之貧者，戶一斗米，及五百錢。楊以三十九年卒，年六十四。明年夏，始得請旌于。

志曰。聞李棟之老病且死也。時恍惚若見鬼神。語楊曰。新婦勉乎哉。余見神人告我。上天感新婦孝。俾爾子力田以富。孫當讀書。以甲第起其家。是時楊方斲餼糶。支歲月也。然泉家今漸裕。其子又能讀書。棟之言。宜不謬矣。夫節孝本天性。豈逆計後之子孫富若貴哉。計富貴則不能爲楊所爲矣。又聞楊晚年家漸起。贈親周族。惟力是視。而自奉一於儉約。以謂毋忘絕爨火時。斯則百年如一日之心。安可以家世盛衰論得失耶。余蓋悲節孝之遇。有幸不幸。而楊爲得天之厚。其陰德尤爲不可及也。

谷氏楊官營鑲藍旗庄戶石中玉妻。五間房谷得朝女也。幼失父母。孤無所依。稱待年于谷氏。年十有七。與中玉成禮。中玉十年以長云。中玉爲伯氏後。故谷以伯氏父母爲舅姑。姑性嚴厲。自谷幼

釋時往往用非理詬責。谷取能曲意順之。卒得無忤。雍正甲寅中。玉疾卒。谷年二十有四。無子。以中玉同產兄子萬倉爲之後。家貧不能自贖。谷勤力作生計。使舅姑無饑寒憂。事舅姑數十年。老疾終葬。谷支持無乏事。舅有老姊嫁溫氏。其子爲山西駐防軍。年老不能隨行。亦歸養于石氏。谷事之甚周。以謹。溫氏姑常病風癱。經年臥床。笊谷爲扶掖坐起。洒掃潔清。久而不倦。溫氏姑病且死。以詞雖得子婦奉養。不能及是也。方姑與溫氏姑相繼卒。舅年益老。多病。谷自恨家貧。無以爲養。而舅故有仲居京師。稍可自贖。且因中玉所生父也。因跪請曰。翁年老宜肉食。新婦力拮据。祇得常餐。每進蔬食。翁強自咽。新婦見之。傷于心。無如何也。翁盡依仲氏得少甘食。新婦縱餓溝壑不憾矣。舅亦泣慰之曰。吾依新婦得食粗糲。吾心安焉。新婦能順事我。我意慚。勝味梁肉。所以強咽不自怡。

者悲新婦飽糠粃爾。于是相持兩泣不能自休。谷嗣子萬倉。早夭。婦不能貞。遺孫八兒。依于谷氏。今生財十三年。

牛氏永南鎮民牛巽女也。生十七年。歸瓦屋辛庄劉煌爲繼室。二年煌卒。無子。煌父廩膳生員模。以家貧。婦少寡無依。不忍有所言。久之。微窺牛志堅忍。若不知髮。居爲人生難處者。由是竒之。以從子所生子繹爲之。後牛撫繹教以讀書。躬勤操作。又爲澣統縫紉。易甘旨。以奉模。模卒。醫所居餘室。以供喪塋。歲時祀事。不以窮約不脩。父家故饒於貲。牛自煌卒後。未嘗暫歸寧。或請其故。則曰。安窮約。所以期久遠也。然而嗣子未娶而殤。再繼族子總。又不肖。大耗牛膏蓄。總所生父煥。又左右之。竟挈總歸。牛益貧。晝灌園。蔬夜治女紅。以給朝夕。族黨憐之。以總子清裔。還爲牛孫。牛今六十七年矣。清裔年始十七。頗蓋父愆。知孝養。

薛氏信安鎮楊棟妻也。生二十年歸棟。棟無恒產，貿易水族爲生。越十二年，棟卒，無子。以棟兄杞子枝蕙爲之嗣。薛撫以守貞，編葦爲席以作生計。教枝蕙從師課讀，爲之娶婦成家。枝蕙天卒，婦李氏能孝事薛。姑婦相依守志，又數十年。薛卒，年八十有七矣。李生十九年，嫁枝蕙。又七年而寡，遺子四歲，有女子六歲。李仰事俯育，門內無乏事。薛嘗病心癢，李不忍其呻吟，而計無所出，則禱天請以身代。薛病遽瘳。今李年六十有七。

榮氏信安鎮趙溥妻也。生二十四年嫁溥。乾隆乙丑，溥卒。榮年三十有三，撫孤守志。孝事舅姑，舅姑卒，無力營葬，醫所居室葬之。廬墓二年，織席爲生。春秋祀事，未嘗有乏禮焉。

李氏泥安村民溫得珠妻。東安管家務李俊彩女也。生二十年，雍正壬子歸得珠。得珠早失恃，父錫娶後母，生二幼弟。得珠不爲父

母所愛。叔父鏡亦時時撻楚之。得珠由是得疾。類狂易者。及娶李舅姑。惡其子。遷虐及婦。李能婉順以受。又私語解慰。得珠得珠。或稍悟。起居父母。父母輒撻逐之。其後顛益甚。常獨詣神祠。搏頰竟日。人竊偵之。喉舌暗鳴。不知作何許語。或焚香盈束。匿衣袖中。惘惘來家。扃戶僵卧。李啓鍵入視。探其衣襟。煙焰盈袖。驚索得火。擲棄之。將視臂肉。無少傷。衣亦未嘗有焦灼也。一日晝卧。其叔父鏡自外呼之。不應。鏡怒。將痛笞之。得珠疾起遁去。父有女弟。嫁別村。因往投之。叩頭呼姑救我。姑救我。其姑詢之得實。因流涕曰。癡兒何至是耶。遂留命飯。將挈以歸。爲之營解。得珠遽趨舍後。投井中死。赴至。父母不哭。李泣請治殮。僅乃許之。時在甲寅年也。是年李生遺腹子。經元撫以守志。舅溺愛後妻少子。又恐經元長。將析產。強李使改適人。不可。則與其姑用非理凌折之。至不可堪。李度終

不見容。則抱孤兒上堂泣誓于舅姑曰：婦人之義，夫死終守夫室。今新婦不肖，不能事舅姑，爲舅姑憂，願還父母家。天幸藐孤長大，歲時能以杯酒澆若子墳土，是新婦志也。新婦旣不能朝夕奉事，是家中粒米寸絲，于新婦無分受義。他日藐孤長大，終不以累諸叔氏矣。願舅姑勉自愛，諸叔善孝養，慰高年，勿復以新婦爲念也。再拜出門，慟哭而去。道旁觀者一時俱爲兩泣。是時李父俊彩家亦貧，憐女若志，與諸子謀養贍之。李又泣曰：女子適人，無返食。兄弟義，今不幸處此，願父爲兒籌畫生計，俾寡婦孤兒得自食力。可假一椽可庇風雨，于願足矣。俊彩爲賃地數畝，李躬自耕種，晝勤樹藝，夜治鍼紉。父兄又時時給助之，經元漸長，頗能勤業。就外氏娶婦成家，母子作若三十餘年，而業田及頃畝矣。後溫錫老死，繼姑所生子俱不肖，家業凋落。兄弟又相繼卒，姑衰病無依，李聞之。

卽孳子婦諸孫歸于溫起居姑氏床下始執李手唏歔流涕曰吾甚慚吾婦也由是相得異于平時未幾叔鏡亦死無子其妻與諸叔姊之嫠者皆仰食于經元經元有四子俱能力田孝養今李氏有曾孫矣

志曰觀李氏辭舅姑語悲夫悲夫此申生所以辭狐突也父子天性也而先後愛憎之間乖戾至于如是是雖欲家之昌豈可得耶向微李則溫氏無遺類矣李不爲申生之死而爲程嬰之生不李不溫刻苦自守逡巡三十餘年而復還舊家輔衰振微爲鄉黨矜式嗚呼遠哉

李氏韓各庄于自義妻也年十九歸自義雍正乙卯自義卒李年二十有四撫遺子天德守志不移乾隆甲午卒

王氏小西關馬文光妻王者相女也生十六年歸文光雍正庚戌

文光卒。王年十七。撫文光從兄子雲錦爲嗣。始雖亦孀。居守志。王孝事之。雲錦旣長。成能力。日養母。今王年六十五矣。

張氏王希村武生程大祿妻。四聖口增廣生員張榮女也。初大祿父量廣有田連頃。家饒于貲。有子三人。大祿其仲也。量廣自以家世農夫。不獲以儒業顯。喟然曰。吾得見諸子。有着青衿。齒費序者。死不憾矣。諸子皆椎魯。不能應。大祿獨感憤讀書。以文詞就童子試。不遺恨。去關弓習射。請就武選。武事旣非所習。而意欲速成。重勞不自顧恤。甫獲雋爲武學生。得咯血病。家亦駸駸落矣。雍正壬子。張歸大祿。大祿年甫十七。張年十九。孝于舅姑。友于娣姒。大祿方汲汲于進取。闔門以內。曠如路人。甲寅。大祿病甚。且死。欲張守志。而意良不忍。顧張目。兄嫂曰。幸善視之。張喻其意。卽兩泣曰。婦人之義。與人居。養親。長子老身。則終焉已。與君爲夫婦。恩愛

日暫。雖然請畢其久者。君毋爲怛化。大祿於是釋然。就舍。越三日。舉遺腹子玉書。遂撫育之。意甚安焉。已而伯氏卒。其奴貧不能安其室。而叔氏亦挈其妻。往因內家舅姑俱老病不能興。張獨支持門戶。晝採薪。夜勤鍼紉。日易升斗。以奉舅姑。能使舅姑一若不知其家之遭中落者。如是數年。姑歿。又二十餘年。而舅姑歿。然益貧。不能支。玉書生數年。病風癱。手指不能自運。以此益無所爲。生計。父家稍溫飽。自舅姑未歿時。亦稍稍資給之。至是始就養于兒子。然而終身無有怨言。

陳氏信安鎮民張寧妻。霸州疙疸村民陳偉勇女也。生十五年。雍正戊申。歸于寧。乾隆己未。寧卒。長子肯堂。生六年。次子肯構。纔三歲耳。初寧父如房。故生員家貧。授童蒙書。給朝夕。寧賃種旗庄田數十畝。贖父母。俾弟寬從叔父如載讀書。不給。則求飲助於陳。陳

父愛其女。所求無不給。以是舅姑得所養。而寬亦藉以卒業於儒。比寧卒。舅亦沒世。陳父家已中落。不能相顧。陳罄奩中資。勉襄喪事。所居室又燬于火。貧乏不能自存。姑劉如房繼室也。衰老日不見人。又嘗病心癢。其幼叔寬貧無以養。而如載家故溫飽。父子業儒。名具選舉表中。如載教授鄉塾。非孝友嫻睦。不以宣示於人。又親如房昆弟。陳以是不得出爲人傭。給事如載家。得假一椽。栖止老姑。及二穉子。事如載夫婦。及其幼子若女。無不周曲以謹。親黨憐而慰之。陳慷慨曰。叔翁高義。我實不肖。不能自贍老姑。幸仰食于叔翁。又爲姑憂。義固甘此。假使奴隸于人。或撻辱我。猶且爲之。姑所賴。以免凍餒者也。寧喪在殯。貧不克葬。每遇歲時。寒食。奠於殯所。泣且告曰。使君淹柩至此。我之罪也。我固無求生理。當如君老幼何言已。撫膺長慟。竟日不能自休。家居早作晏息。不爲戚戚。

容容故姑至老死不覺喪子之痛云。居如載家十餘年。二子漸長。成能自食力。遂築室別居。陳則編葦爲席。鬻以資生。值歲飢。不得米粟。中春。持取榆莢。夏采苦菜爲餐。秋冬力作。易糠粃雜和麥屑食之。因勗二子。謂是雖粗糲。得自取給。其味逾于太牢。若曹宜知所勉矣。二子俱樸。屬自好。能悉母氏甘苦。肯堂業間架。貿易酒米。肯構經紀市廛。一鄉倚以稱平。晚年家漸起。自奉一于儉約。以謂痛先姑不克享也。初居如載家。如載子婦。有私蓄錢。屬陳轉貸。貧人。權子母。陳雖困窮甚。必爲盡心。未嘗自私毫末。而貧人或不能償者。凡所責負。陳輒力自任之。至是。撙節日用。悉以折券。塞前負。其御僕婢。則體卹甚周。嘗曰。是出貧困。故依于人人。徃徃用其力。不復能體其心。非身處其地。不復知依人之苦耳。乾隆辛卯卒。年五十有八。初長子肯堂。生二十二年。歿。子婦劉氏。蘄州信安村。

民學書女也。年財二十有五。子鏗甫在襁抱。劉撫以守志。能孝事陳。陳心憐之。而肯構又出爲從父。必後陳頻卒。謂肯構曰。若與肯堂以昆弟爲從昆弟。其初皆分形同氣者也。肯堂婦劉。嫠而賢。且其子幼。若能悉我艱劬。宜善視劉氏婦矣。肯構泣而受命。恤劉母子。久而不衰。劉亦友睦。伯奴嘗謂未亡人何脩得此。乃使享過先姑也。

志曰。肯構爲國子生。言及母氏。輒涕洟不能自休云。余母奉祖母。儀從祖王父時。余兄弟方幼。聞從祖王父爲人言孝友。諸叔氏讀書列冠衿。雍容揖讓。秩然可觀。余心羨之。顧母氏汲汲然自傷。不得全孝慈。余兄弟亦不遑學。無所知識。稍壯。力于農賈。以給甘旨。意所安爾。實未達于詩書大義。有當否也。時遭諸叔撻楚。亦不能自悟愆惡所由。蓋不學之效如此。嫂劉故賢明。使諸子皆就學。今

業之亦不知有成否也。夫如載讀書仕宦。能言仁義。俾肯構知母氏節苦。能自恨其不學于文詩書之教。安可以忽乎哉。

王氏西務村張守金妻也。生十七年。歸守金。孝事舅姑。舅疾篤。醫藥無所效。王刲股和羹。以進翼日疾瘳。乾隆乙丑守金卒。王年三十有二。遺孤生始五年。撫以守志。戊戌卒。年六十有五。

宋氏天津靜海縣梁王庄宋守貴女。信安鎮趙振世妻也。生十九年。歸振世。乾隆丁巳振世卒。宋年二十有四。遺子又彬。生始周歲。宋撫以守志。孝事舅姑。老疾喪葬。能盡誠信。合于禮宜。家貧。以女工自給。依振世從兄振銑以居。振銑無子。伯妯宋卒。振銑再娶王氏。王重醮婦也。性駮滯不慧。振銑卒後。其黨有無賴子。利振銑遺業。誘王使析居。宋執不可。復誘振銑二女子。使毒置心。二女幼穉。未有知。於是朝夕以惡語相侵。王從而佐之。至不可堪。宋念伯氏

既亡遺業不守且散。妣性駭而從女俱幼。匪人又從而惑之。無可與辨析者。不得已爲析爨以炊。宋去而其黨欣然得志。狼咽豕餐。蕩廢振銑遺貲殆盡。復欲鬻田。田業故未券析。宋力爭之。僅得不鬻。未幾王卒。二女亦長成知事理。于是迎宋合居。其黨無所恃。乃不敢侵擾。宋辛勤經理數年。悉復舊業。其鄉人謂如風雨飄搖。破巢病雛。無復生理。宋爲營構締結。哺穀刷翅。瘁瘠爲勞。蓋善狀其實也。遣嫁二女。厚爲奩資。又嫁振世女弟于閩。閩夫婦相繼卒。孤甥標依宋以居。爲之娶婦。婦卒。復娶繼室。至今猶撫養之。伯氏卒。無嗣。續以己子。又彬爲之後。謂伯氏支屬爲長。義不可絕。及又彬生子爲棠。還爲振世孫焉。方振銑之卒。有水岩十六頃。與振世猶未析券。鄉人欺宋孤弱。謀侵蝕之。盡拔盡界木植。宋號召族黨。無出應者。因持牒躬訴縣庭。知縣于昌親鞠之。宋歷陳家事顛末。詞

旨酸楚。理解清辨。于爲悄然動容。卽命植木定界。申禁不得侵漁。宋乃得以安業。歷歲旣久。水宕淤高。菰蒲葭葦之利。十倍于昔。子孫由是起家。稱小康焉。今宋年六十有五。又彬爲棠。俱生員。又彬于乾隆甲申。列朱節行。聞于順天學政。學政故吏部侍郎程名書勵志丸熊。旌其門楔。

志曰。守節居貧。不可爲而可爲者也。有貲以守。可爲而不可爲者也。方宋之居貧自誓。亦謂長此終身焉耳。固無家室漂搖。外侮乘之而起者也。及振銑旣死。伯奴之難。幾至傾其家聲。朱于此時。堅忍自守。卓然不拔。卒能得間乘機。經營于凋敗之後。復恢舊家。撫嫁從女。收卹孤甥。三黨賴之。茲非其才略歟。蓋明義足以自貞。而才智足以禦侮。然後可以當危難而不驚。以視一節不變。安處終身者。加一等矣。

潘氏。大劉家庄王士義妻也。乾隆癸亥。士義卒。潘年三十。遺子生甫數月。舅姑一年內相繼而亡。潘辛勤撫孤。勵志守節。家貧以樵薪縫紉爲生。支持日月。三十餘年。卒能教子成立。爲之授室。子婦業勤。晚年稍給饘粥云。

西氏。南關生員蘇廷燧妻。南街居民國梁長女也。生九年喪母。有二幼弟。及女弟一人。西率之。依于祖母。能見孩提友愛。得祖母歡心。年十九。歸廷燧。廷燧家世業農。有兄弟四人。廷燧爲季。三兄皆力田以養。廷燧獨發憤讀書。未冠。爲生員。益自攻苦。體素羸。積勞成瘵。親迎具禮而已。西始入門。解粧侍疾。起居孀姑。與伯叔姊妹相得如女兄弟。不數月。廷燧卒。西飲泣無聲。家人察其無求生意。而廷燧三兄婦方有身。議以所生男爲之後。於是稍稍安焉。已而伯氏生子廣。命西子之。時伯仲三人俱未有嗣。獨以一子爲季氏。

後成西志也。西既撫伯氏子。遂孝事其姑。不爲憔悴悲傷。謂恐傷
姑氏意。姑嘗病瘡。偃蹇床第。几數閱月。西衣不解帶。摩娑搔抑。無
不徹以中也。捧持起居。無不曲以適也。伯氏仲氏感激言曰。服勞
可能也。達于無形無聲。是其難能者矣。姑疾且卒。囑伯氏昆弟曰。
季婦賢而居嫠。且善事我。我死。若曹善視之。伯仲俱敬承母旨。終
其身。未嘗議析爨焉。其後伯仲及其娣姒相繼沒世。伯氏婦亦亡。
伯氏老疾。又皆無子。嗣子廣。以一身仔肩。四氏祀事。讀書爲生員。
嗣廷燧。風聲。孫維嶽。亦能文。縣試錄童子第一。皆西氏教也。西氏
今生六十有三年。去廷燧之卒。凡四十五年。

彰氏不詳其母族。大青堡張之秀妻也。生七年喪母。能得繼母權
心。年二十嫁之秀。張家世業農。至之秀始讀書。能文詞。屢困童子
試。或勸徙業。之秀扼腕曰。筋力不可數改易也。由是益發憤攻苦。

積勞成瘵。竟以不遇終。彰年甫二十有八。遺子鋈。生八年矣。之秀之將死也。以父母老。子幼。家無恒產。欲彰守志。而無以慰藉之。因言老幼無以爲久遠計。則睦。彰覺其意。卽慷慨曰。君爲儒冠悞。子可復農也。賃田勤耕作。足以供炊。銚鋤力縫紉。足以給用。老者請養之。幼者請育之。未亡人。不死。君則何患焉。之秀頷之。而瞑。今彰生六十四年矣。其行事俱如告之。秀語之。秀有二弟。其仲出嗣。從父後。季婦早夭。季鰥居。無以資生。彰獨事舅姑。老病死葬。俱能稱盡心。舅姑之將死也。以謂之秀。縱不死。業儒有成。余夫婦獲享其實。不過若是已爾。

王氏。北街貢生王澄女。生十八年。嫁爲半截河張倬妻。乾隆戊午。倬卒。王年二十有三。遺子三歲。又舉遺腹子。並撫鞠之。能孝事舅姑。舅病。割股燃脂。以禱于神。舅姑卒。伯氏夫婦逼王改醮。不得。則

密計強劫之。會母族知其謀，乃不果發。王食貧教子，歷久不渝。

張氏，王佃庄民士從之女。通澤村民王進才妻也。今年六十有二。去進才之死，蓋三十三年矣。初進才居貧，有老母，與兄進忠、兄弟佃确地七八畝，不足自存。兄先娶貧家女，又不能養，張父力農，稱小康。女年十九歸進才，資遣頗完具。老姑甘旨，伯妯衣飾，若進忠兄弟力田有所不給，大率取給奩中。奩資既竭，則乞貸。父母家張父母愛其女賢，常資給之。若初嫁女，故終姑世。若伯妯世，門內不聞愁嘆聲。後父家亦貧，而姑與伯若妯亦相繼卒。進才病，卧床第，張勤女紅餐，非糲，而以善食食進才。進才卒，張年二十有九，有風以他適者，泣而不對。撫孤子永安、永治。至于成人，永治爲伯氏後，當進忠歿時，進忠妻父挈永治去，及娶婦遣歸，而張亦爲永安授室。從昆娣，亦能孝事張，相得無間。如進忠兄弟時，然貧益甚。兄

弟力作于外。二婦早起宴息。左右于張。雖燬火不繼。未嘗見戚戚也。今永治又妖撥婦。依于永安。

志曰。余于張氏。不難其節。與其孝。而難其能友于伯姒也。未俗風靡。兄弟家事。小盈縮。卽思析居。婦人守奩中物。而不據爲已有。且使姑與伯氏。仰給終身。非深明于大義者。孰克與此。其後食貧而終。無間言。噫。難矣哉。

曹氏。武清縣王慶地生員之珣女。別古庄民張其蘊妻也。生二十一年。歸其蘊。其蘊父學詩。先世以農業起家。饒于貲。至學詩。始讀書爲生員。家亦浸落。乾隆壬戌。其蘊卒。曹年二十有七。長子和甫五歲。次子穆生。師歲耳。學詩早卒。姑張氏年老多病。其蘊兄弟五人。以貧故。就食于外。惟仲兄同居。仲亦生員。惑婦言。不能孝事老母。姑就養于曹。寢止一室中。棟宇陋蔽。不掩風雨。則編葦爲席。牽

蘿補之。仲氏屋脊相屬，召工人葺所居室，惟盡界自新而已。仲氏婦得私飲食，恐和兄弟見之，則扃其戶。和兄弟從門外偵視，或牽衣啼索，曹怒答之，以謂孺子羨人所有，稍長，且何所不至耶？曹故端飭，既寡，容色未衰。東安有大姓郭某，家貲累鉅萬金，慕曹甚，欲聘爲繼室，媒之不可，乃重賂其父之珣，邀飲其家，款洽備至，酒半出寶匣，陳之珣前，實金珠其中，光彩照耀一席。且曰：「以是爲若女聘，其允翁無憂窮乏也。」珣爲所動，持匣詣曹，顧難于詞說，逡巡啓匣置几上，目視曹，曹覺其意，立起碎之，泣謂之珣：「父生兒，且三十年，奈何不知諒兒心耶？」珣慚退，反命于郭，郭愈重之。復啖其弟，詭謂母疾也者，而迎曹歸，其母與姑姊妹，日夕說誘，且曰：「從彼，今日窮發婦，明日富室孺人矣。」曹憤甚，不及駕車，疾馳去。王慶坻距家四十餘里，不遑顧也。其弟控衛追送之，出門數里外，始及

乘狼狽歸家。自是足蹟不踰閭閻。奇語謝父母。兒不肖不能順父母意。從今以牲當如兒死。無復存問爲也。方郭某將聘曹仲氏。亦預其議。至是亦爲感泣。其先塋有確地五畝。仲以歸曹。使給餽粥。鄉鄰亦高其節行。思周卹之。而曹義不受。無功粟則屬以刀尺縫紉之事。故厚其工費。以將意焉。由是日給得無匱乏。終養老姑。撫育二子。至于成立云。

志曰。孟子言。箪食豆羹行道弗受。而萬鍾則不辨禮義受之。旨哉言乎。夫匹婦之愚。猝遇強暴。伏死溝壑。而不顧。雖曰審義明。亦其可欲者少也。曹父亦生員。讀書明義理。豈願其女爲失行婦哉。然卒不能無惑。則富貴眩其外。而中不能無所奪也。老氏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世有窮約勵志。而富貴遂移者。聞曹氏之風。可以愧已。

武氏三聖口韓濟妻也。乾隆戊辰濟卒。武年三十有三遺子文楸。濟父生三子長浚次濟次澎。浚先卒。無子。及濟卒。止遺一子文楸。流俗有兄無子。弟不得自有其子之說。武輒以已子及所生女爲伯氏子女。是於禮典非也。武意以爲大義所在。抑私情爾。然舅姑有命。曲意承之。孝之屬也。澎後生子文杼。武乃撫爲已嗣。今文杼爲生員。

劉氏水窖劉有和女。生三年。父歿。幼依叔父。有美。乾隆三年戊午。劉年二十有三。歸李奉先村民李文燦。爲繼室。文燦有老母。其前室遺子瑞。生八年矣。文燦貧甚。兄文耀早卒。嫂李遺腹子恭。嫁于張氏。及劉歸李。張氏請反其孤。文燦母欲弗受。劉請撫育。存伯氏宗祀。會歲大稔。夫婦力作奉老母。育二穉子。日食粗糲。升合猶不能給。而文燦負鄉鄰子母錢積累無算。天性樸訥。見責負者而

輒發賴既度力不能償遂托經營出門遠遁自是不復可蹤蹟矣
當是時姑老多病瑞方十歲恭生財七歲劉扃戶一室力勤女工
併日計食其叔父有美稍稍資給之因得捭節旨蓄指拄朝夕而
仰事俯育未嘗有乏事焉姑晚歲目不見人不能悉家中事而劉
侍姑前未嘗作容嗔語告訴困窮姑疑劉別有儲蓄私用美食故
以常餐進已乘間密詢瑞恭使搜剔劉所私饌瑞恭皆幼未有知
搜所貯得稗實糲米雜糠屑其中既非常御轉以謂美食陰取進
姑姑嘗之得實於是感激泣下以謂吾今而後始知吾新婦也後
姑疾且死唏噓曰吾念燦也未嘗一日釋于心吾新婦支持良苦
吾對之傷于心不忍言爾瑞與恭非新婦出吾初慮其不毛喪也
故力護持之而今而後二子其勿忘母德哉姑卒劉貧甚不能喪
鄉鄰高其義爭劇金助棺衾殯葬所居賃室爲主者鬻於他姓李

氏族黨相與鳩工創一室俾劉安焉時叔父有美官河西務把總或勸劉往依之劉曰二子未成立往依叔父得給衣食則終身不復知稼穡艱難矣遂堅忍自守教督瑞恭恩而有法瑞恭長有知識亦能率訓無違以次娶婦成家兄弟相與力田孝養晚歲起家稱溫飽焉劉幸家事稍裕則念文燦所逋負者其人大率非甚有餘歲久無可稽數人亦無肯爲劉言之遂命瑞恭具酒食召鄉黨所習故至其家酒三行命瑞恭請于衆曰亡人遠遊累諸君深矣向者煢煢孤與發救死不贖固謂雖死目且不瞑者爾今田事幸有秋母子得免凍餒諸君猶不言我獨無愧于心乎因出紙筆俾各具款目白書其數有不在座者互舉所知轉相告語於是一座爲之太息以謂劉固非常人也不獲已則勉書本直固諱不敢受仔息錢比終席得償去者五十餘緡計數猶有所歉而劉實薄有

所餘未能徧給。則請期以三歲。及期。又如前法。凡文燦所逋。雖粒鹽勺米之負。無不擴然以清。今劉年六十有三矣。猶安儉素。勤操作。或問何爲自苦如是。劉愴然曰。吾思亡人之不及見也。

志曰。律令丈夫出遊三年音不聞。聽其妻陳牒判嫁。蓋王道必順人情。未可以苦節之責。凡庶也。劉當文燦逝。去家無所恃。而能撫孤養老。斯亦奇矣。卒能履困而亨。教前室子與伯氏子。俱有成。立家聲。日起。力償文燦遺逋。其壯志高節。蓋有烈丈夫之風焉。豈不偉哉。

傅氏。徐家庄徐奇妻。塹上傅振德女也。生十九年。嫁奇。乾隆乙丑奇卒。傅年二十有九。孤子生甫區歲。遺女九歲。傅撫以守志。孝事舅姑。家貧。資女工以給朝夕。晚年有田十許畝。遽稱溫飽云。今傅年六十二。

王氏馮家場。鑲黃旗漢軍馮璧元妻也。璧元卒。王年二十有二。遺子玉普方生。王撫孤守志。家貧無以資生。依母家以居。乾隆戊子。

得
旨旌表王時年五十有一。

劉氏大站生員趙衍嗣妻。韓村劉純一女也。生二十四年。歸衍嗣。乾隆甲子。衍嗣卒。趙年二十有九。初衍嗣以家貧。授館京師。脩脯不足。自給。及得瘵疾。亟歸。不兩閱月而卒。故爲夫婦日淺。旣卒。無子。劉依夫兄生員衍頊以居。能佐伯妯。孝事其姑。以縫紉業佐伯氏。所不給。衍頊卒。其子格以貧廢業。佃種旗庄地十畝。劉與伯妯共灌園蔬。相與支歲月云。

靳氏。于今村民王振聲妻也。乾隆癸亥。振聲卒。靳年二十有八。遺子得興。生財六月。王撫以守志。能事孀姑。

孫氏石各庄生員何允賢妻也。乾隆乙丑允賢卒。孫年二十有九。無子。以族子何銘爲之後。銘時三歲。及銘六歲。猶不能言。鄉人或勸之。孫曰。命也。幾見不受命而得所者。故且舅姑老伯氏子女。孤露無恃。非我支持之。何氏其亡矣。由是早作晏息。孝事舅姑。其姑繼室也。舅與夫同一年沒。姑或喜怒不馴。孫必婉轉以得其歡。撫從子女。恩勤備至。其從子女安孫教養。若不知爲失恃人也。今姑年八十餘矣。從子窳後分爨。以居。姑氏衣服飲食。孫獨支持。不以責供從子。自謂與姑相依久。諳姑性情。易爲養耳。

萬氏南大王庄趙元解妻也。父名及其居址皆不可考。縣人劉錫爵。搜得乾隆十四年縣學生員朱國傑等呈請旌表牒文云。十七歲適趙。二十二歲夫亡。現今六十二歲。其所呈事蹟。一曰三載服滿。母勸之嫁。萬卽持刀斷髮刺面。于是母不敢言。一曰代夫奉親。

勤于紡績以供甘旨。一曰典賣簪珥殯殮翁姑。一曰常遭荒年累日絕食。一曰撫養孤子訓誨成人。一曰克勤克儉家業漸豐如是而已。夫勤儉而致豐必有致豐之業也。撫孤成人其孤必有名字。成人必有行業也。累日絕食必有所賴以不死者也。至于截髮毀面釵珥葬親蓋幾等于公式文移須至准此之類千篇一律觀者所爲過不留目者也。母勸之嫁遍閱所呈事實徃徃以姑爲母以舅爲父則未知勸嫁者爲夫之母耶妻之母耶。且亦千篇所同蓋事之有無與所列條款之虛實均不可得而知也。昔人謂忠孝節義不死于刀鋸鼎鑊而死于文人之手筆蓋至言也。夫不得其情而妄爲緣飾譬彼強笑不歡強怒不威其人雖生氣凜然至此則消沮欲盡也。文人不假良史之褒忠義或登太史之簡此缺于記彼詳于書猶有冀也。惟茲節烈大率出于僻壤窮鄉彼其孱弱二

婦女而貞固之氣。所以植綱常而扶名教者。不爲無功。志乘不與
搜羅。與夫搜而不得其實。將恐湮滅無聞。故不得不爲是汲汲也。
今茲脩志。列女一編。慘淡經營。有苦心焉。首寬年例。次徵見聞。但
有一節可書。片言爲法。無不揣摩。略刻畫音容。一改列名注略
之陋。規欲成博采旁搜之信史。共有高年耆德。節行懋著者。安車
迎至縣庭。而陳委折。孤寒下戶。量給錢米。以勸風聲。至于世遠人
亡。亦必召其子系親鄰。詳詢端委。故長編載筆。文采斐然。其中尤
高秀者。直可上登。

國史爲此志也。然而意旨不能遍喻。習俗沿爲固然。散漫無紀之文。
浮遊不切之語。開緘全集。載筆無徵。則節孝所托之人。亦有幸不
幸焉。甚至年歲不詳。居址無考。登門躬謁。則勢有不能。徃復咨譏。
則率爾漫對。是以一卷之中。略具姓名。與俗例登載相彷彿者。亦

頗有之。若萬氏之呈牒，其尤甚者也。知其無可奈何，而猶不憚言長詞費以著於編，所以明列傳之凡例，而告載筆者之無罪焉。爾嗚呼！後之覽者，勿以傳文詳略定列女之優劣可也。

卜氏焦堡李清福妻，固安縣卜承祚女也。年二十歸清福。後四年清福卒，撫孤子，孝事其姑，歷三十年。乾隆丙寅得

旨旌表卒年六十二。

韓氏韓村葛士廉妻，泥塘村韓國偉女也。生十七年，雍正乙卯歸士廉。乾隆丁卯，士廉卒，韓守志三十年。乾隆丙申，乃終。方士廉卒時，遺子滋，生甫十歲，有二女，俱幼穉，姑牛以老年喪子，悲哀成疾，韓奉事左右，輒爲歡笑，解慰其姑，視其寢處，淚漬裳，浮枕簞也。未幾姑卒，兩喪洵舉。家益凋落，無以資生，初士廉家故溫飽，好藝植，鬻田得價，輒賃他人田種之，鬻直多，賃直寡，計鬻十畝，資可五

十畝貨直也。以此權子母，自謂得昇。已而歲屢稔，賃田既多，大耗糞時而鬻田不可復還，坐此家計益困。所餘業田，或更賃於人，犂耨草日炙肌膚，而手皸瘃，不以屑意也。然自是歲屢有秋，業稍稍復，能留辛茹苦，指挂歲月，俾子滋附村塾，卒業詩書。其後束脩不給，不得已欲廢業，塾師故生員何峻察得其情，固命勿具贄，乃得不廢。夜課無膏火，則爇薪以代。每晚自塾歸家，就明間與食，食已韓持葦薪盈束，就案啓書囊，出所業編，抽薪炷火，俾滋就讀。度一薪盡，可默識三數行，須熟復再四，乃更燃薪。薪訖復憶如前，如是往復，盡一束薪，然後寢息，以爲常。後滋業有成，能文詞，爲生員，授徒得資，脰脯而田事所獲亦浸豐饒。娶婦嫁女，皆韓力經營之。晚歲諸孫滿前，家事無乏，稱小康焉。將卒，命諸孫無廢儒業。

鄆氏柴家庄蔡浩妻。本李家密鄆某女。幼養牛。截河歲貢。生張某。乞以爲女。年十有五。張爲許。嫁于浩。浩父早卒。奉母依叔父景維。以居。浩性騃滯。不爲景維所悅。乾隆丁巳。浩卒。鄆生十九年。遺子生財數月。鄆撫孤守志。上事王姑與姑。能盡孝養。景維亦憐愛之。姑後得疾。類癩者。居常啼笑無時。毀裂所用器物。無有完好。又時時撻詈鄆。鄆怡然順受。惟潔清洒掃。俾王姑叔舅安焉。王姑晚年病風癲。手足不能自運。而飲食輒如常人。鄆左右服侍。跪起進餐。王姑心憐之。鄆子時年十四。俾叔舅爲之娶婦。婦來越八日而王姑疾卒。景維經理于外。門以內。鄆主持之。喪塋具舉。無愆于禮。未一年。姑狂易轉甚。疾勢漸不可爲。鄆朝夕奉事。一如事王姑時。衣不解帶者。凡數閱月。卒。鄆哭必盡哀。經營附身附棺。無有廢事。景維無子。鄆固請納妾。妾又無出。乃撫他姓子爲嗣。鄆教其子以

叔父事之無敢失禮。景維卒。疎族利其家貲。輒持外姓子不得主喪。閱於庭中。鄢出捍衛之。以謂是叔舅所愛也。如以謂他姓不可。濱宗則親莫如我。我乃有二孫。獨不可承叔舅重乎。市道論財。吾不忍爲耳。於是疎族乃不敢言。子某爲國子監生。鄢今生六十一
年矣。

馬氏東安馬美生女。安瀾城王宗武妻也。生十八年歸宗武。乾隆乙丑。宗武卒。馬年二十有八。遺三女。皆撫而教之。能事舅姑。生養死葬。無愆于禮。後撫從子哲爲宗武嗣子。

任氏南關州同知職銜仇致廣妻。同里任恩次女也。生五年失父母。與兄姊依伯氏居。伯氏婦李繼室也不甚相顧。卹任兄姊妹。視世母顏色爲舉止。猶不得安然。姊天殤。任益無所恃。常病疫。家中人不知任生死。病愈亦不知何得免也。及李病。任年已稍長。奉事

湯藥如羞其母。李卒。任哭盡哀。人以是異之。及伯氏卒。任依從兄嫂。年十有六。歸致廣。孝事孀姑。仇故饒于貨。任自奉儉約。一如寒素。與致廣相敬如賓。乾隆辛酉。致廣病甚。夢屠人持刃刲豕。自以生年己亥。於辰爲豕屬。知不可瘳。持醢欲自殺。任奪棄之。爇香禱天。請以身代。致廣竟不起。任時年二十四。長子永齡生四年。次永祥。生始七月。有女子子二人。撫而教之。事姑晨夕溫清。無少懈。永祥生七歲而殤。任爲永齡娶婦。遣嫁二女。力經營之。門無廢事。乾隆庚辰。永齡亦夭。婦燕無子。勵志守節。永齡之將死也。夢官隸持文書若勾捕者。視之。有永齡名。左人曰。是任氏子。其母節苦。蓋舍之。其人曰。是有定數。不可如何者也。初。致廣昆弟三人。伯曰致方。仲曰致遠。致廣其季也。久析居。不相聞問。而致遠與致廣素不相能。及永齡死。致遠欲以己子爲任嗣。任固不可。乃以致方孫雲龍。

爲永齡後俾燕撫之成其節也。致遠後官河工縣丞虧帑金無算。事發將抵死。任爲鬻田產償所負金。乃得罷歸。家居貧甚。任又資給之。致遠頗慚悔。將死語其子曰。季母之德不可忘也。其子貧甚不能喪。則又藉於任。雲龍所生父丕勲亦貧乏。任周卹終其身。始仇氏皆鄉居。濱永定河。乾隆丙戌河水泛溢。乃遷南關。當河溢時。田禾及居民廬舍俱在水中。任所居室垣牆堅固。水不得入。鄉民遭溺無所歸者。任使盡舍其家。避漂沒。室故寬廣。老幼男婦歸者如林。任命塗塞門戶。防水衝決。集家中人。自據正寢。盡徹廳事。堂除。周廊列廡。俾避患民。分別遠近。各依族屬。部行班止。環拱中室。大出薪粟。計口給糧。老幼相扶。男女隊別。爐竈井汲。部勒肅然。數日水患漸平。全活之人不可勝計。任遷南關。鄉人爲流涕曰。非任母高義。我輩今且爲魚鱉矣。任今六十一歲。猶持家政。肅然有條。

子婦燕。惟起居盡孝而已。燕同里萬箱女也。生十七年。歸永齡。後二年。永齡卒。或勸改適。則涕泣曰。吾姑與王姑皆奕世執節。我墜其家聲。誠何心哉。蓋永齡祖母楊夫華早卒。亦以節著云。燕既撫雲龍。雲龍方幼穉。燕能化之以德。卒為慈孝。姑有二女。燕友睦之。若女兄弟。其季適人。夫家貧乏。燕輒告姑。姑時周給焉。或脫簪珥。鬻奩資以佐姑。所不繼。又念其姑節行無所表著。私出所蓄奩資。俾中表兄生員劉錡為請於府司得。

旌表

志曰。觀任拯被患貧民。如九夫分井。八陣行軍。可謂奇矣。仇故饒賁而遭家多難。非任之經緯條理。修門其中。替哉推任治家之法。以臨軍國。雖謂之一時良將。相可也。揚子雲曰。蕭也。規曹也。隨畫一之道。守而弗失。燕氏其有焉。

談氏南關生員南丕謨繼妻。談景颺女也。生十六年歸丕謨。雍正癸卯丕謨卒。談年二十有三。有二子。長景珣。生四年。景璐未匝歲。前室遺子景玉。暨夫弟丕功。俱幼穉。談撫而教之。事姑能曲意盡歡。姑性不測。或辱以非禮。談卒能順受人。以爲難。姑卒。盡哀盡禮。聞者爲感重焉。撫愛幼叔如子。而終始能敬。且使諸子以敬已者敬其叔父。故門以內。怡怡如也。景玉早卒。其婦朱孀居守志。談撫恤有加。其始家貧。後稍充裕。自奉儉素。一如其初。鄉黨欲爲請旌。談曰。吾行吾所安耳。豈求名顯哉。後景珣爲生員。談卒年六十餘。陳氏武清縣生員元齡女。生二十五年。乾隆戊辰歸柳它村侯選主簿劉涵。後二年涵卒。無子。勵志守貞。事姑盡禮。晚歲依涵從子大觀以居。

張氏后奕王朝佐妻也。年十七歸朝佐。朝佐卒。張年二十有一。撫

遺子茂林守志不移卒年四十四歲。

彰氏不詳其母族塔兒巷張良臣妻也。生十八年嫁良臣。乾隆乙丑良臣卒。彰年二十有七。無子。苦志守貞。孝事孀姑。姑病三四年。不離床第。彰扶掖動止。無傾刻離夜。與姑同一室寢。有呼無不聞。姑卒。力營殯葬。皆如禮則。

馬氏別古庄許綱妻。東安縣馬它村馬得祿女也。生十八年嫁綱。乾隆壬申綱卒。馬年二十有四。遺子永泰。生六歲。馬撫以守志。孝事其姑。有田十許畝。不足日用。馬則劈麻。縷爲線。身錢以佐朝夕。姑晚年得疾。偃蹇床第者。凡數閱月。馬朝夕奉侍。曲體隱微。姑卒。殯殮有禮。哭必盡哀。今馬年五十九。

燕氏富貴里葉可興妻。李家口鎮西庄民燕萬糧女也。生十九年。乾隆丁巳歸。可興。癸亥。可興卒。遺子有聲。生財三歲。燕泣不慘聲。

悲不形色。夫弟可儒，年僅十四，察燕意似不欲生者，而無以爲辭。說每見燕，輒涕洟不能自休。燕喻其指，因曰：「若欲我不死耶？若宜勉自愛，砥礪有成立，毋爲非誼辱先人家聲。我爲若勉留一息，終事老姑，撫此穉子矣。」可儒泣諾。可儒少跌宕，不可規矩，自是率燕教誨，過于嚴母。燕事姑雖甚困，必備甘旨。姑甚愛幼子及孫，食必與偕。燕度無餘，不能復進，則出所餐礪，示可儒及其幼子。二人故幼穉，頗爲感動。每侍食，陽爲饜飮，慰母意。雖甚欲食，不敢取充腸。姑嘗病目失明，醫藥無所效。燕則清齋夜禱，北斗之神，經年無少懈。姑目久晦，復明，豁如破翳。以出，遠近聞者，相傳爲異事焉。燕自是夜必虔禱，爲姑祈壽考康寧。姑後七十七年，無疾而卒。可儒業儒不成，去爲農，能力田以養。有聲讀書，能文章，爲縣生員。可儒有聲皆娶婦成家，門庭雍睦，稱孝友云。

劉氏信安張棟妻。后奕劉廷祥女也。生十八年。嫁棟。乾隆壬申。棟卒。劉年二十有四。遺孤未及週歲。方棟將死。劉焚香禱天。願以身代時。嚴冬雨雪。劉長跪霰雪中。歷久不倦。棟卒。劉慟不欲生。姑勉慰之。乃撫孤子。養舅姑。孜孜不倦。乾隆癸未疾卒。泣告姑曰。事姑不終罪也。孤子甫免襁抱。又爲姑憂。願姑強進飲食。頤養晚年。新婦死。且不得謝責。無庸繫念爲也。

南辛窻劉氏一門四節。則士彥妻董弟士哲妻朱。士魁妻賈。從子崙妻留也。董年二十。歸士彥。士彥旋卒。撫從子爲嗣。家貧能儉約。自守。朱氏生員朱國傑女也。年十六。歸士哲。二十九歲。士哲卒。遺子啓明。生始一歲。撫而教之。六年。出就外傅。劉兄弟析居。其老母依朱以養。朱能孝事。得其歡心。姑目不見人。動履飲食。非朱扶持之不適也。食貧茹苦。終身未嘗告貸于人。賈氏武舉賈榆女弟。三

十六年歸士魁爲繼室。士魁卒。賈年二十有一。前室遺子尙幼。賈撫之同于所生。姑依朱以養。及卒。賈與朱共鬻奩資助殯葬焉。留氏不詳其母族。生十四年歸崙崙卒。留年二十有一。無子。勵志守貞。無有變易。今董年五十八。朱年四十三。賈年三十七。留年三十九。自朱以下。於法未得旌也。然或歷十三四年。歷十七八年。皎然不欺其志。善善從長。亦所以風世也。夫旌法不可不嚴。而志例不得不寬者。旌及天下之大。不嚴恐其冒濫。而志僅一縣之中。易於原情而核實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旌典每歲舉行。而志事百年乃有此舉。不爲有試之譽。則他日年例當旌。而載筆者。又無從而補誌之也。其有輿論不符。而懿修不著者。則缺如焉。君子之於紀載。寬以收之。嚴以辨之。春秋之學。所以謂仁至而義盡也。

孫氏梨行村民孫梁女。瓦屋辛庄民尙進妻也。年十五嫁進。乾隆癸亥進卒。孫年二十有三。無子。遺女二人。俱孩提。姑老有疾。貧無立錫地。姑欲孫更嫁。謂得聘貲可養餘年。而婦又得所依倚。否則俱死溝壑。而益之二女。雛孫嗚咽曰。與失行而生。寧全行而死矣。雖然。聘資足養老。誰爲侍養者。硲土六七畝。旣鬻以治若子喪。婦亦一田也。勤力作生計。供朝炊。姑得食。與聘貲等。又有婦扶持之。不差愈乎。且若子將死。氣絕。目不瞑。我撫之。乃瞑。心許之矣。由是寔息蚤起。操作不倦。門設問架。作菽乳。易錢。權子母。以養其姑。又十餘年。姑乃卒。孫事疾送終。以殯。以葬。俱如其誓言。晚撫他室子。爲尙進後。二女已適人矣。

陳氏北街朱士楨妻也。生十七年。歸士楨。善事舅姑。門內稱其賢。士楨業農。諸弟俱幼。陳支持家事。俱有條理。乾隆己巳。士楨構庵。

疾陳蕪香禱神明請以身代士植卒陳年二十有九遺子坦生始八歲長女生十一年次五歲而陳復有遺腹由是哀毀不敢減性謂夫弟士良曰吾勉留殘息以養老育幼而已家中事非未亡人所任也踰月生次子均撫而教之至於成人長子能文章爲生員以貲入貢甲午順天解試錄取四庫全書館謄錄生次子以武學生中順天辛卯科武舉今姑年八十餘矣陳孝事如一日睦愛諸叔娣教育諸孫門以內怡怡如也

孟氏小營趙明妻別古里十甲孟兆鳳女生十九年嫁明乾隆癸亥明卒孟年二十有三遺子生始三歲孟鞠育之事舅姑與王舅王姑俱以孝聞夫有女弟二人孟友睦之教以鍼黹縫紉之事及嫁皆厚爲奩具遣之

李氏五間房王朝用妻也乾隆癸亥朝用卒李年二十有二遺子

錡生甫四月撫而教之。至乎成人孝事舅姑終身無懈。今年今五十七矣。

靳氏茹葷村民王振海妻也。乾隆戊午振海卒。靳年二十有七。遺子生甫九年。靳撫以守志家貧以女紅搗挂歲月教子嚴而有法。不爲姑息之愛其子長能勤農穡以養其母。其里黨有無賴子欺靳孤寡至不可堪。族人維恭乙酉歲貢生也。維恭有子德純爲廩膳生。往往爲之禦侮。靳安然若無所忤。教其子以務業習勤。橫逆之來禽獸處之耳。於己又何歉焉。以是持之終身。未常稍變易。劉氏王希里九甲劉應奇女生十七年嫁老幼屯孟兆熊。乾隆丙寅兆熊卒。劉年二十有四。撫遺腹子廷臣。孝事舅姑能勤女工。以給歲月。性端重。簡于語言。足跡未嘗越戶外。廷臣生十八年而夭。劉撫兆熊從子生員廷樞爲之後。今劉年五十有六。

賈氏石九堡生員孫國起妻也。生十七年。嫁國起。乾隆壬申國起卒。賈守志不移。今生五十六年矣。

黃氏不詳其父族。王家于今村民王明搏妻也。生二十年。乾隆癸亥歸明搏。壬申明搏卒。遺子法賢。生財二年。能撫孤子。孝事其姑。姑有疾。則持被就姑宿。雖昏憊熟寐。姑小咳唾。未嘗聲不聞。有所求索。雖晦昧中。亦能不移。以具比姑之卒。歷數時月。如一日也。有兄公早卒。無子。伯奴撫遺女三人。黃愛之。與己子等。由是姊奴甚相得。其遺伯奴女嫁。則出奩資均畫爲三。悉以贈女。伯奴以謂曷少留。爲若子娶婦地。黃笑曰。子婦當自有資遣也。而家中實無所餘。貸種旗庄地十餘畝。不足日給。遭歲歉。無從得食。則將取槐樹子。和麥屑作飯。雜咽之。槐子味苦。刻鏤入于心脾。食不可堪。則強自解曰。是雖苦而氣冽。以清。稱未亡人志也。伯奴天性疎散。不恤

家事黃獨業勤未嘗望伯妯分勞。伯妯好嘲謔往往詆戲之言或逾閑黃不爲色莊恐傷妯意每發輒笑解之故相處歷久終無間言。法賢既長事世母如母。伯妯三女既嫁歸寧親愛黃過于所生人之見之者不能問子女爲誰氏出也。黃今生五十五年。法賢以勤業起家一鄉稱其孝睦。

趙氏固安縣生員趙福美女瓦屋辛庄高緒妻也。生十年喪母有弟文炳方五歲已能撫視之。如成人。十五父歿偕文炳養于叔氏慧而解事能使叔父母愛憐之。年十有八歸于緒。孝事舅姑及夫之祖父母門內外不聞間言。又六年乾隆壬申趙歸省叔氏緒家火夜起焚其居緒父子倉猝不得出並焚死。時趙生子天佑甫三月挈以歸寧。一夕既寢天祐忽驚啼徹夜不休。趙亦怔忡警懼若有告者遲明方欲辭歸而高父子凶問忽至。趙慟不欲生。奔喪

如禮或以趙年少勸改適人趙泣對曰如此呱呱者何自火焚後家益貧趙以女紅給朝夕後緒之祖父母及老姑先後歿世凡送終之具若春秋祀事未嘗有缺焉趙痛舅與夫皆死憐終身不忍言歸寧。

郝氏大劉家庄傅盛德妻郝珠女也盛德有一兄二弟俱業農盛德讀書能文詞郝既嫁盡出奩貲供讀書費盛德爲生員旋病勞瘵乾隆乙丑卒郝年二十有四一子旋卒居貧守志今生五十四年有女長歸石氏亦天。

西氏南關戴熾妻年十六嫁熾熾卒西年二十有七撫孤子孝養舅姑送終有禮今生五十四年。

李氏霸州馬家營李世玉女董相庄邢添柱妻也乾隆庚午添柱卒李年二十有七遺子文元生始四歲有田十許畝李躬自耕耘

奉事舅姑。撫育遺子。至于成立。

田氏韓村武生王得聰妻。生員田豫年女也。生十七年。嫁得聰。乾隆丙寅。得聰卒。田年二十有一。無子。田勵志守貞。孝事孀姑。

蔣氏雷家營蔣深女。燕山右張富妻也。乾隆壬戌歸于富。時年十有六矣。丙寅富卒。蔣方有身。哀毀如禮。不爲激烈滅性。其年生遺腹子維泗。撫孤守志。能孝事舅姑。夫有祖母。年老多病。嘗墮階傷足。轉展床第間。寢興動止。非蔣不適也。家故貧。粗可具。餽粥。舅永泰。豪酒好賓客。不問家人生計。親故至其家。必命具饌。而家中實無甌石儲。蔣勤女工。易酒脯。或時脫簪珥。質衣具。供非時之給。有知其故者。堅不肯留。至拔關而去。永泰則故陳酒肉。舉觥自酌。或挽所不識者。強與酌酢。三行酒。卽豪啖狼籍。往往主人先醉。頽然寐去。舂息如雷。鳴客。遂巡引退。蔣徐出。寫器具。展拭几席。以爲常。

比永泰卒。家益凋落。子維泗能服母訓。爲愿農夫。以是得支持門戶云。姑晚年失明。蔣已娶婦。生孫矣。然扶掖左右。必躬親之。弗以委子若婦。姑每謂人曰。昔先姑傷足。非新婦不爲杖。今老婦喪明。非新婦不爲燭也。

郭氏。李家口李文燦妻。霸州庄頭村郭士會女也。乾隆乙丑。郭氏生十七年。歸文燦。是時文燦業閒架市胡麻。礱磨爲膏。易錢給衣食。後歲祲。失資業。舅姑衰老。郭生子女俱幼稚。文燦故愚惰。無所爲生。私計鬻婦。可半歲安食。否則日事傭作。且不得飽。郭知之。泣謂文燦。歲祲可復熟。身失不可復全也。且君鬻婦得食。食盡婦不可還。君庸免傭作耶。我固不能堪此。獨有死耳。君得值我死。是爲負人。君不得值我死。是兩失也。爲君計亦左矣。文燦不悟。郭涕泣求死。郭族父士魁知其事。給短陌錢十千。及四斗粟。遂得支持朝

夕郭則簸精食鼻姑。次取食文燦與二幼子。自拾菽膚雜稗實糠
糝和水咽之。於是文燦乃不復言。先是姑嘗得異疾。自腰脊達于
左股。堅腫如石。僵卧床第。不可少屈伸。晝夜呻呼。僊頓垂絕。郭躑
躅無計。惟望空默禱。謂姑疾有瘳。雖斲割體膚。所不敢愛。越日拊
摩所患。中堅漸釋。如凍迎陽。郭則夜半焚香中庭。掀啓左袂。齒噉
肉起。礪刃截之。颯爽有聲。肉絕臂顫。釋刀置肉。創無血刃。肉則血
色。創則肉色。投肉劑火。火盡烟結。蟠鬱如雲。良久乃散。郭匍匐下
拜。徐起裂繻裹創。殊無痛苦。數日。姑疾竟起。家人相慶。以謂是固
弗藥者爾。是時方夏六月。郭偶炊釜炙胡麻。熱逼刀創。隱約作痛。
宛轉遷避。聞小姑微窺見之。固詰得其情。詫相告語。其姑一時感
激。爲之泣下。因憶疾沉困中。恍若有神人蔽翼之云。郭爲蔬食四
月。飲食不設鹽醢。蓋刲股時所自誓也。方郭刲股焚禱既已。夜分

倦寐夢中見白髮嫗促之起曰若姑免矣若恐不自免奈何若睡南首面西則免覺而面已西向至是益神異之初郭之始嫁也父家貧甚惟幼弟一人備力於外父得疾不起郭請于舅姑歸家侍疾扶掖浚便潔清牀第日夕無少休其母將死歸侍如前衣不解帶者經一月其至性如此或曰有婦如此而年飢則思鬻以給食爰燦真全無心肝者哉

司氏石九堊孫國冊妻也乾隆丁卯歸國冊司生二十年矣未幾國冊卒司孝于姑撫從子琰爲嗣琰後爲生員今司年五十一解氏減場村鑲藍旗漢軍張泰妻也父解全力田致溫飽無子解氏端慧能得父心全度支屬無可繼者又甚愛女聲家嫁之解年二十有二歸張泰張故舊家業中落舅姑意甚諱之凡祭祀賓客歲時酌酢小不如其先舅姑輒引爲恥解能體舅姑意不自有其

貴又能資之而使若不知出于己也。舅姑有女子三人，愛等男子。子恥嫁女之，不如其娶婦也，而難于婦謀之，則色然憂。解則盡出筐篋，蓋藏陳舅姑前，四分之而請留其一。曰：婦家亦中人產，嚮使父母更有女兄弟三人，資遣當不過此。爾舅姑大悅曰：余夫婦未嘗有子婦也，有女子子四人，而一女大賢孝。鄉人相傳以爲美談。解歸泰二年，泰卒，遺孤樹脩，生甫數月，解撫而教之，稍長，偶出自門外來，問及市井遊語，必痛懲之。樹脩能率教，卒爲鄉黨自好者。事姑十九年，事舅二十年，俱以天年終。姑老疾臥床不能起，解扶持左右，衣不去帶者，逾半年。飲食藥餌，必躬必親，未嘗假僕婢手。解全卒，無嗣，春秋祀事，解必虔肅以將。邱壟楸栢，望之蔚然。過墓下者，不知其無後也。鄉人爲之說曰：解翁未嘗無似續也，有丈夫子一人，而大賢孝。

志曰。夫子讀兄弟既翕之詩。而曰。父母其順有以也夫。夫孝親者。非獨于親而已。能推親之所愛。使得其所。則親之意。有慰于所奉養者。若解氏可謂知其本矣。解生雍正己酉。稱未亡人。在乾隆癸酉云。

宋氏。趙家庄趙連第妻。東安史家務宗龍女也。乾隆壬戌嫁連第。時年十五。乙亥連第卒。無子。有三女。宋上事舅姑。生養死葬。下撫三女。教成遣嫁。俱無愆于禮則。

王氏。生員文瑞女兄也。嫁信安鎮民陳泚。乾隆甲戌泚卒。王年二十有六。遺子慧麟。方匝歲。夫弟潤生財六歲。王孝事舅姑。攜持幼叔。至于成人。舅姑年老。目不見人。門以內。王支持之。秩然有規範。舅姑性好周卹。而力有不給。王輒出奩中物。佐推施。慰舅姑意。子慧麟能讀書爲生員。

王氏霸州高橋村王貫發次女。信安鎮齊琮妻也。乾隆甲戌琮卒。王年二十有六。無子。有一女。越二載始得夫弟琰。子勝藍爲之後。撫而教之。孝事舅姑。均有禮則。勝藍今爲生員。

王氏趙家庄趙得榮妻。泥塘王丕謨女也。年十六歸得榮。得榮卒。王年二十。遺子得兒。生甫二歲。撫孤子。事舅姑。意甚安焉。已而得兒歿。近屬無當嗣者。舅國義故豐於貲。以疎屬五歲子成伯爲得榮後。俾王撫之。又撫疎屬子得位。爲已少子。得位年始八歲。王撫愛之。與成伯若兄弟然。慰舅姑意。及舅姑卒。得位主家政。大耗國義貲。蓄性乖戾。不可馴順。于是不得已。析爨以炊。成伯稍長。能力農田。王教誨之。率于繩墨。家中米鹽凌雜。筭鑰出納。皆王躬自主持。國義家風。卒賴以不墜云。初國義病瘡。晝夜呻吟。偃窳床第。王日夕扶持。撫摩搔抑。委曲微中。雖中夜呻呼。無不立應。食不甘味。

寢不解帶。疾愈乃已。國義感之。以謂雖古之孝子。何以加焉。今王年五十矣。

志曰。立後之法。無子立子。有子立孫。義也。異哉國義之立後也。子天而婦能守貞。立孫以後得榮。于事足矣。顧自雄其財。撫疎屬子。俾與得榮。從兄弟次。夫有子有孫矣。又以人子爲己子。是非義也。知其非義。而甘爲之後者。爲財貨也。爲財貨而舍己之親。謂他人父。其人必不肖也。聚疎屬不肖子弟于家。而欲其業之克保得乎。向微王之勤劬。指挂則國義之業替矣。貞節之有功于家世也。如是夫。

尹氏李奉先村趙綸妻也。乾隆乙亥綸卒。尹年二十有八。無子。有女子子三人。撫養長成。俱適有家。尹孝事舅姑。始卒奉舅能盡歡。使若不知爲無子也者。

西養馬庄孫氏一門三節。則父子孫三世嫠婦也。惟興禹妻張氏於法得書。而其姑壽妻張氏。當壽卒時。張年已五十一。興禹子鳳瑞妻楊氏。今生始二十四年。均不合書法。鄉人以其皆有婦德。而樂稱其三節。是亦牽連而得書者也。張氏八里庄民志金女生十五年。歸興禹。乾隆丙子興禹卒。張年二十有八。鳳瑞生未朞月。張撫以守志。孝事孀姑。能察形聲。視聽及于隱微。姑性方嚴。張能將以婉順。遂得慈愛無間。興禹疾且卒。屬張善爲計。毋慕高節名。致中悔。張聞之。悲且憤。卽疾趨庭除。斐楮擲空中。呼皇天后土。所不保同穴者。有如此楮。長呼至再。興禹由是坦然就舍。其教孤子。雖甚愛。不爲姑息。恩鳳瑞就師受讀。性穎敏。課誦輒倍同學生。然往往易之。不肯竟學。張聞甚。局戶痛笞之。謂有兒不肖。不如無也。孫故豐腆。二世嫠婦。笑斂撫數歲孤。親黨過從。見鳳瑞。輒如抱玉。

以趨者惟恐蹶者張至是怒管無稍顧恤其黨聞者至爲咤咄相與力解得釋張爲竟日不餐鳳瑞長跪床下泣請悔過張則泫然流涕曰我豈不卹兒耶幸承先人遺澤得無飢寒憂若祖與考皆賢志以沒家聲且中替爾不任克家先世鬼其餒爾母子之愛翳我豈異于人言已復泣鳳瑞由是感憤力學能文章方從試有司猝遇疾卒時乾隆壬辰云婦楊羅家營楊澤壘女也年始十八無子勵志守節孝事其姑以及王姑雖年少有綜理才嫁時年十五姑張遽以筭齋歸之處內外事井然有條理楊母家貧群從於資賄外或私有乞貸楊婉謝曰姑治事而我以私家乞貸于姑情也今姑方假我事權則寸絲粒米非爲人婦者所自擅矣我無子保此欲將誰屬惟女子事人於法不得顧私黨爾而夫族有請急者輒稱姑命濟之因曰敦宗睦族大義固當如是且是於我無親嫌

亦所以廣姑惠也。御僕婢恩而有法，其有怒斥者，輒自愧曰：「今見罪于少主，我誠不可爲人僕矣。」親屬相見，非法言則行，不以與人。年今方二十四，居常容色溫婉，然見之者謂若老師宿儒，守經執法，凜然有不可犯之色焉。孫氏三世孀居，未有嗣續，鳳瑞從曾祖兄弟數輩，有子將擇爲後云。

張氏生員張廷柱女弟，后奕劉錫川妻也。年十七嫁錫川，舅姑已歿，錫川居貧好學，無以供束脩，張自奉菲糲，辛勤作苦，以女紅佐讀書。錫川疾卒，遺子洙，生財二歲，張慟不欲生。錫川伯父廷俊憐其無恃，收而養之。張孝事廷俊夫妻，若舅姑，然與諸娣姒相友，譬閨門以內，未嘗有間言。乾隆丙戌，廷俊卒，子洙年十有五矣，能力田孝養，因與析居。然家貧，僅賃種旗庄田十二畝，日用不給，母子業勤苦，力措拄之。值歲歉，鄉鄰田無所獲，而洙所樹藝倍收于人。

數年家稍起而洙去爲賈。賈利又三倍。田獲於是。晚節稱小康焉。洙後娶婦成家。張今有二孫矣。

徐氏。橫亭王魏妻。王希村徐翰臣女也。生十七年嫁魏。乾隆辛未魏卒。徐年始十九。遺子文科。生未百日。徐撫以守志。孝事舅姑。及其王舅。以女工給朝夕。養老送終。無有缺事。鞠子長成。娶婦成家。屠氏。李通庄民李得位妻也。得位卒。屠年二十有一。無嗣。苦志守節。今年四十有七。

張氏。北街郝璋妻。南關武生景良女。生十七年嫁璋。乾隆辛未璋卒。張年甫十九。遺子玉山。甫週歲。張上事孀姑。下撫孤子。矢志守貞。歷久不倦。

趙氏。韓村王德睿妻。王希村趙光煥女也。生十九年歸德睿。越三年德睿卒。無子。趙孝事孀姑。有夫弟。方四歲。趙子愛之。教以讀書。

無廢儒業姑卒後趙爲娶婦成家未幾天卒無子趙今四十八歲矣猶守其業未有承嗣人也

趙氏樓臺村民孫自泰妻趙家庄民趙煥女也生十六年嫁自泰三年自泰卒撫孤子孝養舅姑家貧採野蔬拾遺穗以供舅姑舅歿竭力營葬姑目失明左右扶持之未嘗有懈怠

馮氏南街陳祖達妻崇禮村馮守才女也乾隆戊寅祖達卒馮年二十有八遺子盛業生始四歲家貧無以活至掘野菜拾遺薪供養支持日月久而不倦今馮年四十七

李氏北關廂梅廷弼妻父口李貴邦女也生十九年歸廷弼乾隆辛巳廷弼卒李年二十有九遺子連魁財一歲家貧無以資給李挈孤子依于父家堅志守貞終始如一

王氏南街西庭兆妻崇文里頭甲王成文女年十六嫁庭兆乾隆

癸未庭兆卒。王年二十有五。庭兆父義坐事遣戍山西。姑老無恃。王守志奉姑。至今十九年。未嘗少懈。家貧以鍼紉給朝夕。撫王姓子爲嗣。

王氏。裔家營。王起龍女。瓦屋辛庄民。高鳳來妻也。乾隆戊寅年。十七歸鳳來。鳳來貧甚。有老母。王孝事之。姑嘗病傷寒。勢甚危篤。貧不能醫藥。夫婦徬徨。無如之何。王乘間趨近村三義廟。搏頰神前。啓左股割肉。如嬰兒掌許。取火燃脂。禱姑疾愈。恍惚中見神像赫然。若爲咤際。時夏月酷暑。行人熱炙肌膚。王刀創無血。殷殊亦不知痛苦。瘡卒。怔忡間覺涼氣沁心。不類暑令。炎歛。心竊怪之。歸視姑疾。呻唸思進食矣。未幾疾果愈。自言沉困中。若有拯而起之者。志曰。儒者斷于義。王法守其經。割肝剖股。典禮所不取。然而忠臣孝子。計窮智竭。一時激切。出于至誠。則植璧秉珪。祈天請命。前聖

亦未嘗由舊章也。若其矯激聲名好爲苟難，則王氏鄉村一女子耳，非有所市于名義，漸于詩書之教者也。觀其神鑒有赫，姑疾竟瘳，孰謂天道遠於人耶？

劉氏東橫亭李銖妻。李家庄民劉之印女也。乾隆癸酉，劉生十五年，嫁銖。未匝月，銖死。永清風俗，人死無嗣，不得祔墓先塋。劉矢志不嫁，乞舅姑爲立嗣子。李族人皆憐其意，許銖祔墓，以劉年少，懼不能堅初心，猶未立嗣。久之，察其無他，乃以銖兄子殿貴爲之後。劉撫而教之，至于成人，殿貴娶婦成家，而劉奉舅姑，每事猶身親之，不以委子若婦。

邢氏李家口燕宗灝妻。張家場邢有起女，候選州吏目添祚女弟也。生十六年，嫁宗灝。一年，宗灝卒。乾隆戊寅年也。宗灝將卒，自以無子，邢年方少艾，欲邢守志，而意良不忍，謂邢善擇所處，我不忍

強若以所難。邢慷慨自矢。宗灝瞠目。良久而瞑。是日向父。邢勞困倦極。睡夢中。屢見宗灝。顏色慘戚。若欲有言。怔忡遽覺。因泣撫尸曰。我許君不嫁矣。假而人事有變。當以一死謝君。君其瞑。諸將葬燕氏宗族。以宗灝年止中殤。無可立後。而邢齒在幼。稱列於古。未得笄也。議遣嫁邢。邢泣誓曰。男子有室。於禮爲成人。女子已爲人婦。無幼長也。設余生子。而夫婦一旦俱殞。子且殤。父母耶。且我固誓夫以死殉矣。於是議者乃不能奪。邢孝事舅姑。舅夫弟宗瀛。母廢課誦。謂叔氏失學。非第有墜家聲。未亡人亦不知終身所倚托矣。宗瀛感憤。卒業。後爲生員。壬辰宗瀛生子二哥。邢撫爲嗣。在童子塾中。歸家必令熟誦所受書。有訛悞。必令熟復之。然後卽寢。未嘗稍事姑息。

九兒。姓江氏。父永年。小強村旗庄吳氏僕也。九兒美容色。性莊嚴。

自幼穉時處羣婢中不苟爲言笑家人異之及吳女歸蒲洲德隆阿以九兒勝時年十有五矣慧而解事爲主所悅遂薦寢已而吳女病且卒囑以九兒處側室蓋以慰夫志云旣卒吳母悼女之死也則懟其壻取九兒歸欲治裝嫁焉九兒因跪請曰婢子身已屬郎君雖固微賤亦人倫也主奈何使婢子有二天耶哀請再三終不許嫁有日矣九兒則盡出衣餼分贈僚婢作遺施乘間出門投井死年纔十九在乾隆二十四年夏也流俗以主納勝婢爲男女之私故九兒之死或疑焉夫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大夫有貳宗士有側室勝女從主以嫁卽詩人小星之義也若九兒可謂不欺其志者矣習俗不察風尚相沿則有嫁女旣死憎嫉夫氏遂至索奩資還勝妾無所不爲而貞婦烈女不幸處溫蠖中不堪以身爲財貨任取携伏節而死死其所矣類俗澆風所當作戒于方來者也

石氏獻縣劉士貴妻也。乾隆癸亥，河間荒，石與士貴奉母避于趙百戶營。明年士貴卒，石年二十有三，遺子天祥。生始三歲，始年六十餘矣。石辛勤力作，養老撫孤，勵志守節。姑卒，哭泣極哀，聞者感涕。因身先卒，墓在獻縣。遂焚姑棺，拾其遺骸，躬負以歸故鄉。徒步四百餘里，經旬始達。遂啓身墓，祔葬如禮。又徒步還歸趙百戶營。鄉人相與歎息，然家貧甚，力不能上達請旌。辛卯第六工管河吏目汪某爲題其門楹。

朱氏浙江山陰縣朱儲村周承倫妻。同里朱維岳女也。生九歲，父母俱歿，依於兄嫂。雖幼穉，舉止若成人。言及父母，愴然感慟。見者皆爲流涕。兄嫂以是憐而愛之。年十有六，適承倫。承倫業農，二弟尚幼，讀書童子塾。朱旣嫁，則出奩貲增益田業，躬操井臼，以事舅姑。二幼叔自塾中歸，必問所習業，時給甘餌以勞苦之。舅姑見朱

所爲乃大慰悅。雍正癸丑，承倫病瘵，朱支持藥餌，諱醫者言，佯爲好語，慰舅姑，退任憂勞，衣不解帶者。涉三月，承倫竟卒。朱年二十有六，有女子三人，遺子兆龍，生財七月，而舅姑方病，卧床第。朱恐大傷舅姑意，哭泣不敢盡哀，周故藉農業，而承倫中天家，計凋瘵，于是力勤女工，以給朝夕，閱十餘年，而舅姑相繼沒世，棺衾殯葬，皆朱力經營之，卒無廢事。遣嫁三女，爲子娶婦，不二十年，而承先啟後，事理具舉，鄉黨以是羨稱其能。兆龍業儒不成，以能治文書律令，托州縣爲幕道。先是，夫弟承文，亦以能治文書，客居永清，至是兆龍奉母來，依于叔居三十年，有田數畝，屋數椽，遂爲客籍居焉。今朱年七十二矣，有孫三人，孫女子三人，門內雍雍，有以自樂。兆龍亦樸屬自好，能無墜先世家聲。茲從流寓例，編于簡末。凡列女得之採訪，或據子孫呈牒，或採婦子家言，反覆數四，詢其

端木大而關於倫紀綱常細而入于聲音笑貌務欲言肖其事。事如其人以是著之於編所以傳其真性行也。後之觀者或鼓舞而興起焉。是有裨于風教也。至于採訪所不能周子孫湮沒無考。不得已而檢之案牘文書。冀幸存其萬一。良亦苦矣。然而文書准乎格式。案牘不備情文。才盡班姬。孝皆曹女。貞惟共伯之婦。烈皆皇甫之妻。教子無不三遷。劫夫罔非四德。千人一律。耳目混淆。是亦不亡之亡也。然因案牘之幸而僅存。則知當日之逸而失載者。更不少也。是以具載其姓氏歲月。所以明其窮而至。于無可如何也。楊氏生員劉毓英妻。生十四年。嫁毓英。毓英卒。楊撫孤守志。孝事舅姑。守節三十餘年。乾隆乙丑得。

青旌表。

王氏黃爾玢妻。生十八年。嫁爾玢。既寡。撫孤守節。孝事舅姑。歷三

十餘年。乾隆戊辰得

旨旌表。

李氏。司得祥妻。生十七年。嫁得祥。既寡。撫孤守節。孝事舅姑。歷四十餘年。乾隆丁丑得

旨旌表。

張氏。高起鵬妻。生十八年。嫁起鵬。撫孤守志。其孤後爲生員。歷四十餘年。乾隆庚辰得

旨旌表。

杜氏。張雲妻。遇強暴。欲逼狎之。固拒不從。斧砍身死。乾隆壬申得

旨旌表。

高體榮妻。甯氏。有無賴子於衆中。調之。甯氏拒奸投井死。乾隆癸未奉

旌表云

舊志列女宜載於前而今列于後者別凡例所以罪舊志也自劉向創書范史列傳列女之蹟與忠臣義士同載傳文明不朽也舊志不爲傳體直是貞節花名卯簿耳後人又何觀耶且其措語尤不雅馴大率略取請旌文牒中駢麗謏語強注花名之下耳浮文無實難備汗青事越百年又難追訪按常璩華陽國志其徵文載事頗具別裁至于貞士烈女事實無聞但具姓名難入編次者不復次別先後一槩叙列終篇是亦史氏闕文之旨也今以舊志列女附次於後略節庸詞稍潤鄙語至于事實不敢漫有增損所謂慎之至也

程氏元史天倪妻倪死武仙之亂事詳史天澤傳程聞變自殺事平收塋顏色如生刃猶在手旌表其墓今墓在焦堡

吳氏橫亭里人。明張亨繼妻。亨任寧國府經歷。卒官。子幼。吳扶視歸葬。囊蕭然。撫孤成立。守志三十五年。嘉靖八年旌表。

倪氏南關里人。苑甫山妻。夫卒。倪年二十二歲。有娠五月。絕食求死。親戚勸之乃止。生子志學。撫育長成。娶婦王氏。年十八。生子可久。志學旋卒。土與姑相依守節。直指題奏。奉旨旌表。

章氏程段莊民。張孝妻。通志作張孝先夫死。家貧。日夜哀泣。誓不願生。孤兒七歲。哭勸不從。俟兒睡熟。縊死。旌表建坊。

褚氏朱大化妻。通志作宋大化夫死。年甫十八。欲以身殉。遺腹將娠。舅姑勸

止。生子夭折。因泣告舅姑曰。子在爲夫守。今子亡矣。生何益哉。絕

粒逾旬。諸親環勸。褚堅志不從。竟餓死。事聞。旌表。舊志書朱大化爲故官不知何官也善法歸俗

難以殺

楊氏生員劉自重妻。自重卒。楊年二十有三。子方三歲。撫以守節。

垂二十年。教子成立爲生員。事閭旌表。

張氏。褚言妻。自未生時。其母與張指腹約爲婚姻。後褚日凋落。父母意欲背盟。張誓死不二。卒歸於褚。夫官羽林前衛指揮。數年。姑及夫皆病卒。藁葬異鄉。張日夜痛哭。感動親戚。助其歸葬。

王氏。別古庄里李應旗聘妻也。未合。旌亡。王誓不他醮。過門

守孀數十年。李無期功之親。托跡皇姑寺終身。

按地志。皇姑寺。

班氏。張麒妻。麒官錦衣指揮。遭構陷。事詳本傳。麒遣戍。朝夕泣血。蓬首垢面。撫孤踰四十年卒。

朱氏。崇文里楊文蔚妻。文蔚卒。朱年二十有五。遺子四歲。敬事舅姑。閭里稱善。

田氏。富貴南里民王降妻。年二十七歲。降卒。旬日水漿不入于口。家貧。針帶度日。里中慕其賢淑。謀欲娶之。田引刀自裁。隣婦救免。

守節四十餘年卒。

張氏高家庄里民李旺妻。年二十一歲生子甫。七月旺卒。張撫幼子。事舅姑。守節不渝。壽至九十。正德間得旌表。

榮氏生員楊華夏之妻。華夏卒。子希孔。纔數歲。榮孝事舅姑。撫育遺孤。家貧紡績延師。後希孔中萬歷戊子舉人。歷官戶部郎中。其官刑部主事時。榮以覃恩勅贈安人。勅文詳附紀。

石氏江西道御史符允中妻。允中卒於官。石年二十六歲。守節三十餘年。允中見選舉表。

于氏廩生張晨妻。晨卒。于年十八。守節五十一年。壽六十有九。卒。黃氏農民張鎮妻。鎮卒。黃年十九。子甫數月。家極貧。撫孤成立。生孫二人。皆錄爲生員。年九十餘。詔旌其門。

張氏歲貢傅廷竺妻。夫卒。年二十六。守節四十餘年。卒年六十有

九。

魏氏。父口里人。郝廷表之妻。夫卒。年二十歲。長子尚松。五歲。次子尚信。生始彌月。魏絕食求死。家人勸止。時遭饑饉。艱辛自守。得旨旌獎。

焦氏。傅自然妻。夫卒。年方二十。誓不改嫁。守節終身。

韓氏。劉萬言之妻。孫澤長。以孝聞。督學旌表其門。

按韓之節與澤長之孝。兩志無一字。但列其名耳。

今不可格。考可恨也。

宋氏。劉希顏妻。希顏卒。宋年二十二歲。遺孤幼稚。宋欲死之。舅體坤。生員也。是時年踰七十。泣謂宋曰。劉氏一瓜。全賴汝躬。吾夫婦行將就木。汝豈忍哉。宋勉撫遺孤。數年。公姑繼卒。家貧甚。宋勵志苦節。四十餘年。得旨旌表。

霍氏。王希里索鑑妻。二十九歲。孀居。教育五子。孝事孀姑。卒年九

十有二。

楊氏監生劉樸妻。夫亡。年甚少。苦節撫孤。五十餘年。有旨旌表。歲給布粟。

張氏生員劉成德妻。夫卒。年方二十。遺兩幼子。誓死不嫁。奉姑以孝。課子以嚴。守節五十餘年。得旨旌表。

周氏緱西山妻。年幼孀居。有挑之者。堅拒死之。知縣置惡於法。請旌其門。

王氏劉三輔妻。

通志作二輔

嫁三年。三輔卒。遺子心逸。甫周歲。上事嚴姑。

下撫弱子。辛勤守志。心逸後。爲生員。旋天。遺孫復天。撫循曾孫成立。乃卒。苦節五十餘年。

李氏劉芝之妻。丙子之亂。避兵途中。爲兵所迫。李不受辱。挺身受矢死。年二十有四。

黃氏郭鉉妻。鉉幼業儒。篤於伉儷。出繼爲富人子。失富人歡。鉉死。黃欲同穴。恐爲人覺。嘗自秘之。無何。媒灼至。舅姑勸嫁。黃容色不變。但請寧家。因出其故夫所遺衣物。往祭其墓。拜而不哭。家人始知其有死志。防守益嚴。後以除夕少怠。縞袂凝粧。閉門自縊。救之已無及矣。事聞旌表。

楊氏富貴南里王畿毓妻。畿毓卒。楊年十九。閏三月。生遺腹子。撫以成立。垂五十餘年卒。

劉氏張甲妻。甲卒。劉年十八。誓不他適。無子。撫從子爲嗣。歷四十年卒。

趙氏國子監生應啟次女也。崇正丙子之亂。與姊同爲兵擄。姊畏死被污。惟女不受辱。強擄上馬。罵不絕口。殺之。棄屍郊外。二日。祖母往收女尸。顏色如生。縣人哀之。山東進士秦士奇爲賦。長歌弔

之。詩載
文徵。

王氏索璣之妻。夫亡。有七子。地僅三畝。家貧無以贍給。引刀欲自殺。伯奴勸止。艱苦自持。奉姑以孝。訓子以嚴。諸孤皆守家法。霸州道旌其門曰表揚純貞。

劉氏曹家務裴章來妻。章來卒。子成錦。生甫一歲。劉勵志撫孤。族有橫逆者。爲所感動。不忍加之。錦中武舉。家聲賴以不墜。

杜氏。父口里冉。貞觀妻。貞觀早亡。遺孤三重。生始五歲。歲歉。忍死勤女紅。奉姑教子。三重後爲廩膳生員。

楊氏保定縣訓導武維藩妻。夫卒。孝事舅姑。撫孤成立。

張氏生員劉成德妻。成德卒。張年二十。子方六歲。撫以守志。誓死不二。

席氏東川里張文燠妻。文燠卒。席年三十三歲。奉姑撫幼。康熙丙

辰巳八十一歲矣。

張氏仁和里王印昌妻。印昌卒。張方二十六歲。長子始三歲。次子在襁褓。堅心苦節。撫成遺孤。邑人惻憫。垂三十餘年。未獲旌表。

武氏富貴南里生員高登敏妻。蚤孀。撫六歲遺孤。茹苦堅節。訓子持家。子鈺甫成名而卒。按選舉表無高鈺名。所謂成名必生員也。

陳氏又口里生員張縉妻。縉卒。陳年十有九歲。子年方二歲。食貧守志。終身不違。

許氏仁和里賈應鶚妻。生員賈焯母。年二十二歲居孀。家無餘產。焯方襁褓。紡績度日。課子成名。守七十餘年。至九十四歲而終。

甯氏錦衣千戶張應魁妻。少年喪子。中年喪夫。苦志守節。並無期親。能推施賑族。族人義之。

趙氏廩貢生索一貫妻。舊志于此下有刑部某員之婦性嚴而氣和無成而有終仁壽之贊純節之品從夫從子而得之矣三十二字並無夫死守貞

論句文義殆不可解。但既列于此者，亦守節婦也。記載無法，遂致如是。故不敢刪去。本文所無，難以
徑增。故又不敢附會。謹列其姓氏，以附于缺文之義。俾後來司載筆者，弗以無文之故，而刊落姓氏。
可也。又按選舉表，趙其昌、崇正、癸酉科舉人任應天府治中。其稱刑部憲其昌，曾官刑部郎官也。第
選舉刑部則不知爲尚書侍郎耶，郎中員外主事尚書侍郎耶。書法如是，豈猶可責以紀載之常例乎。是
亦可見趙氏貞節之事，
爲載筆失傳之一證也。

按舊志列女四十二人。紀載寥寥如是。先後年月俱無可考。且俱
明代之人。豈順治元年。至康熙十五年前。竟無一人可入紀載者
乎。當日載筆缺遺。概可見矣。今世遠年湮。不可追而補輯之也。惟
張科妻劉氏。舊志略載姓氏。亦無年月可考。今已據劉子泓傳詳
載于前。畿輔通志採取者一十九人。其去取之故。亦不甚可解。惟
文字語句。通志較舊志略可句讀。而諸人事蹟。舊志又較通志稍
詳備。今酌改之。歸于舊志。而舊志所無者。則用通志補之。如後。
通志包括百餘州縣。列女傳文。例宜略尋常。而擷高秀。乃合制事
之宜。非謂于一人之事。更與刪繁而就簡也。如謂包括多而就人

刪其繁則一代之史包括更多。止可書人名字而已也。然志例既未盡一。作者又不專家。所謂與其過而廢也。無寧過而存之。徃徃略於府州縣志。而詳于通志者。亦不可謂瑣瑣之無功也。但其收既廣。則其文自不得不更略矣。今亦採取其要。以補缺遺。複者存于舊志。則不錄也。

劉氏馬文瑞妻。爲鄰惡張守富逼狎。不從。被殺。康熙三十年。

旌表

李大姐。王之文妻。年十七。旗人馬之才。欲逼與狎。不從。自殺。康熙五十六年。

旌表

永清縣志第二十三終

列女列傳續補

趙氏霸州煎茶舖士毅女。斬各庄生員劉維屏繼室也。劉世系詳士族表。趙生三歲，伯氏士宏愛之，育爲己女。及長，秀慧著于閨中。維屏旣喪，偶乃議繼室，媒約紛然。維屏母高亦煎茶舖產也，稔趙女賢，乃求爲婚。媼維屏先世，自有明中葉，至是八傳，皆以儒業世其家。其列青衿齒費序者，未嘗有闕。維屏兄弟六人，俱又以儒顯。維屏行次第五，與伯兄維埶、叔兄維型，以諸生終。趙始入門，與伯仲姊妹相得如女兄弟，盤枕綸繡，若酒漿筐篚，俱有典則，能得姑氏歡心。初，維屏從父媼卒，無子，父煥以維屏爲之後。已而媼妾舉遺腹子，維屏還歸所生。媼妻賜維屏田二十五畝，爲媼作遺施。及維埶兄弟析爨，五分煥產，而僅以媼遺二十五畝歸之。維屏維屏欲有言，趙慰之曰：「男子不自食力，維仰祖父所遺，愧已天壤之大。」

功名富貴學術事功何者不可自取而斤斤井湫之下爭升斗水且傷骨肉和耶維屏亦笑而罷兄弟議母所養母曰第五婦賢吾依于第五足娛我晚年卽挈養贍田共維屏居焉維屏受田少不能自贍授徒京師資艇脯所入以供修灑甘旨又攻苦力學得咯血病未幾轉劇歸養于家趙力扶持拮据經營不敢言家計盈縮又病中悅憎不馴僕婢不敢向邇趙能和色順受未嘗稍忤維屏將卒顧母老不得所依趙力自任請爲收子維屏瞪目而瞑趙時年二十有九云維屏旣卒兄弟以趙發處欲迎養高高曰吾得趙氏婦朝夕左右吾安適焉雖三烹五鬲非所易也卒依於趙趙無子維屏卒時議擇所後趙謂繼子年長情性不屬叔氏少子錡雖年甫七齡卽眞摯有至性願乞叔氏兄公俾錡爲嗣於願足矣維屏爲請於維型趙因撫錡及八歲孤女教以幼學錡自家塾課歸

必令默誦所受經書成誦則喜偶有遺脫卽懲戒之不爲姑息教女習繡床或舉古大家能率婦德徵引故事示訓迪焉侍姑晨夕無間姑倚趙如左右手每朝夕食雖一蔬羹必躬自滌滌調和以進姑每食未嘗不甘自餐菲糲博節儲蓄家事亦漸充裕姑卒伯仲以趙孀居且未授產議兄弟五人均出資財襄事不徵趙金趙曰姑生與我相依姑歿而我無與其事于心安乎且我固言男子不仰遺產又何以分授爲也卽竭力營數十金納于伯氏伯氏爲之感歎而喪費適已足用因量其貲益泊觀美以謂志弟婦孝也趙初育于士宏士宏家故豐其後凋落又無子女晚年病疥假塞床第間趙貲助終其身士宏婦王就養于趙及卒棺衾殯葬俱當禮則鄉人以謂養女如是卽生男亦何加焉性惠慨自奉能約而恤患拯貧輒無倦色有傭工壯未有室趙助之婚其人無以養卽

令以家自隨。門有孺子丐者，趙熟視之。則鄉鄰魏氏兒也。詢其所自，則以年飢，父母兄妹分散，無所蹤蹟。趙留養之。其後夫妻子女復聚如初。趙年今六十有四矣。子錡爲廩膳生員，淳謹樸愿，重于鄉黨。皆趙教也。錡女適西養馬庄孫鳳彩。乾隆丙申，鳳彩卒。劉年十九，爲婚方匝歲耳。是年生遺腹子。劉撫以守志。雖年幼，卽已堅凜若老成人。每歸寧，趙引與同臥室。時時述已舊事，爲之典型。孫氏人以謂于是見家範焉。

胡氏，仙人橋王曾雲妻。乾隆丙子，曾雲卒。胡年二十有五，子璠方五歲。父生遺腹子鎮。胡撫以守志。孝事舅姑。子璠今爲武生。

郝氏，靳各庄劉如璽妻。乾隆壬申，夫卒。郝年二十有三，無子。姑卽已七十餘矣。郝孝事之。夫兄有子鈇，事郝如母。鈇卒，其婦李年二十有七，撫孤子大年。與郝相依如姑婦焉。

丁氏。王希趙模妻。西留丁士宏女也。夫卒。年二十歲。撫孤子孝孀姑。貧食茹苦久而不倦。

趙氏。南街戴琳妻。西務村吏員趙援女也。生十九年。歸琳。乾隆戊午。琳卒。趙年三十有六。撫孤鴻祚及女子三人。俱爲婚嫁。貧守志。終身不倦。鴻祚妻寶氏。南關鎮寶可聖女也。年十七歸鴻祚。乾隆癸酉。鴻祚卒。寶年二十有九。遺孤錦。方九歲。趙氏年已五十矣。曾奉事惟謹。與姑同寢室。姑所徵求。無不遂。夫有女弟。寶友愛之。惟恐稍違其意。主家政。有內外事。必告于姑。示不敢專。教子讀書。勉以成人。歷艱難困苦。不改其操。

闕訪列傳第九

永清縣志第二十四

史家闕文之義脩于春秋兩漢以還伏鄭傳經馬班著史經守師

說而史取心裁於是六藝有關簡之文而三傳無互存之例矣蓋

不著于孟氏孟氏列見不存于公毅夫經尊而傳別其文故入主出奴體不妨於並載史直

而語統于一則因削明筆例不可以兼存固其勢也司馬氏肇法

春秋創爲紀傳其於傳聞異辭折衷去取可爲慎矣顧石室金匱

方策留遺名山大川見聞增益其叙例所謂疑者闕之與夫古文

乖異以及書闕有間其軼時時見于他說云云者但著所取而不

明取之之由自以爲闕而不存闕之之說是則厠足而致之黃泉

容足之外皆棄物矣夫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聞欲多而疑存

其闕慎之至也馬班而下存其信而不著所疑以待訪是直所謂

疑者削之而已矣又復何闕之有哉。

闕疑之例有三。有一事兩傳而難爲衷一者。春秋書陳侯鮑卒。並存甲戌巳丑之文是也。有舊著其文而今亡其說者。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法是也。有慎書聞見而不自爲解者。春秋書恒星不見。而不言恒星之隕是也。韓非儲說比次春秋時事。凡有異同。必加或曰云云。而著本文之下。則甲戌巳丑之例也。孟子言獻子五友。而僅著二人。則郭公夏五之例也。檀弓書馬驚敗績。而不書馬中流矢。是恒星不見之例也。馬班以還書聞見而示意者。蓋有之矣。一事兩書。以及空存事目者。絕無聞焉。如謂經文得傳而明史筆不便於自著而自釋。則別存篇目。而明著闕疑以俟訪。未見體裁之有害也。

史無闕訪之篇。其弊有十。一。已之見。折衷羣說。稍有失中。後人無由辨正。其弊一也。才士意在好奇。文人義難割愛。猥雜登書。有妨

史體削而不錄。又闕情文。其弊二也。傳聞必有異同。勢難盡滅。其蹟不爲叙列。大凡則稗說叢言起而淆亂。其弊三也。初因事實未詳。暫置不錄。後遂闕其事。自等於入海泥牛。其弊四也。載籍易散。難聚。不爲存證。崖略。則一時之書。遂與篇目俱亡。後人雖欲考求淵源。無自。其弊五也。一時就所見聞。易爲存錄。後代蠅螿補綴。辭費心勞。且又難以得實。其弊六也。春秋有口耳之受。馬班有專家之學。史宗久失。難以期之。馬氏外孫。班門女弟。不存闕訪。遂致心事難明。其弊七也。史傳之立意命篇。如老莊屈賈。是也。標題類叙。如循吏儒林。是也。是于史法。皆有一定之位置。斷無可綴之旁文。凡有略而不詳。疑而難決之事。不存闕訪之篇。不得不附著於正文之內。類例不清。文辭難稱。粹潔其弊八也。開局修書。是非闕起。子孫欲表揚其祖父。朋黨各自逞其所私。苟使金石無徵。傳聞難

信不立闕訪以杜請謁

如云事實尚闕而所言既有如此諫存其弊而容後此之恭諫則雖有偏心之人亦無從起爭端也

無以謝

絕一偏之言其弊九也史無別識心裁便如文案孔目苟具別識

心裁不以闕訪存其補救則才非素王筆削必多失平其弊十也

或謂史至馬班極矣未聞有如是之詹詹也今必遠例春秋而近

祧史漢後代史家亦有見及于此者乎答曰後史皆宗史漢史漢

未具之法後人以意創之犬率近於類聚之書皆馬班之吐棄而

不取者也夫以步趨馬班猶恐不及况能創意以救馬班之六乎

然有窺見一二而微存其意者功亦不可盡誣也陳壽蜀志諸

葛不立史官蜀事窮於搜訪因於十五列傳之末獨取楊洪漢

輔臣贊與益部耆舊雜記以補之常璩華陽國志以漢中十塔有

名賢貞節歷久相傳而遺言軼事無所考見者序志之篇皆其

名而無所筆削此則似有會于多聞闕疑之旨者惜其未能凡

起例特著專篇。後人不暇搜其義蘊。遂使獨斷之學。與此類之書。接踵於世。而春秋之旨微矣。

近代府縣志書。例編人物一門。廁于山川祠墓方物土產之間。而前史列傳之體。不復致思焉。其有豐功偉績。與夫潛德幽光。皆約束于盈寸之節略。排纂比次。畧如類書。其體既褻。所收亦猥濫而無度矣。舊志所載。人物寥寥。而稱許之間。漫無區別。學皆伏鄭才。盡班揚。吏必龔黃。行惟曾史。且其文字之體。尤不可通。或如應酬膚語。或如案牘文移。泛填排偶之辭。間雜帖括之句。循名按實。開卷茫然。凡若此者。或是鄉人庸行。請托濫收。或是當日名流。失傳事實。削之則九原負屈。編之則傳例難歸。又如一事兩說。參差異同。偏主則褒貶懸殊。並載則抑揚無主。欲求名實無憾。位置良難。至於近代之人。開送事蹟。俱爲詳詢。端末纖悉無遺。具編列傳之

中曾無時世之限其間亦有姓氏可聞實行莫著濫收比類之冊
或可瘞藏入諸史氏體裁難相假借今爲別裁闕訪同占列傳之
篇各爲標目可與正載諸傳互相發明是用叙其義例以待後來
者之知所審定云爾

臧丞相不知何時人名字亦不可考舊志縣南龐歌庄有臧丞相
墓墓有神道碑碑石今已不見舊志不載其文可惜也又賈氏宗
譜序稱史臧兩故家序爲明洪武五年知縣盛本初所撰以史臧
並稱臧當爲元時人史天澤事縣人至今猶能言之而臧氏同爲
丞相今并其名而亡之豈無德可稱耶且固有幸不幸耶

張敏橫亭人明宣德八年進士歷官工部侍郎舊志稱其倜儻不
羣博聞強記居官不畏強禦常捍逆振幾被排陷以無隙可乘不
能加害任工部三載釐剔尤多既卒從祀鄉賢然事實俱不可考

捍逆振事。遍檢不得蹤蹟。縣人亦無能知之者。至謂幾被排陷。無隙可乘。不能加害。恐未可信。當王振用事。陷害忠良。不一而足。祭酒李時勉之荷校長繫。久乃得釋。豈有隙可乘者耶。又按明實錄。英宗正統二年。擢敏戶科給事中。九年任滿。上疏乞免外補。守母節婦之牌。時雖從之。士論鄙焉。十四年以多事之秋。陞工部右侍郎。則正王振用事時也。安得謂其捍振。幾被陷害乎。又按實錄。天順元年。英宗復辟。察其非卿佐才。遂令致仕。則敏官侍郎。亦不止三年也。又云敏爲人粗淺。居官無建白。但循然守職而已。天順二年卒。遺官諭祭。幾輔通志。則云敏官工科給事中。以勤慎稱。記載互異。並存其說。以俟知者詳焉。

馬馴與敬屯人。天順元年進士。歷戶部員外郎。舊志稱其豁達大度。愷悌慈祥。既遷內臺。直言外轉。尋復前職。盡心報國。謝政歸田。

睦族贍饑。從祀鄉賢。按舊志書法庸濫。不可枚舉。內臺不知何道。御史外轉。亦不知何官。其實無據。則前後皆一轍也。

陳鼎。天順貢生。任沂水知縣。舊志稱其一塵不染。百廢皆興。浙民立祠祀之。未詳。

王琪。字伯玉。貢生。黃巖主簿。河之子。琪亦以貢生任洛南知縣。九載安靜。不擾民生。建祠祀之。宦蹟官評。詳載秦志。按琪爲永清人。永清之志。不載其實。而以詳載秦志解之。謬矣。又洛南屬陝西商州。不識所謂秦志者。指陝西通志耶。抑州志縣志耶。

劉魯。嘉靖三十一年舉人。舊志稱其尚義助工。兩院交獎。按嘉靖時有順天巡撫僉都御史。無所謂兩院也。

楊勵。劉魯同年舉人。任慶陽府同知。舊志稱其質直剛方。不修邊幅。久佐名郡。宦橐蕭然。事未詳。

成萬齡。王希里人。嘉靖四十年舉人。舊志稱其好學窮經。不樂仕進。事未詳。

傅堯相。嘉靖三十一年貢生。舊志稱其天性孝友。博學多聞。若有性理衍義補事未詳。所著書亦未見也。

武尚賢。王希里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歷官行太僕寺卿。舊志稱其素敦大節。爲時名卿。賑貧葺學。城馬築堤。按舊志所稱武尚賢事。似非憑虛。可臆撰者。賑貧于何年。葺學于何時。馬如何而城。堤如何而築。據事而書。總不必瑰異竒特。要必有端委可詳。而修志者徒構虛詞。乃使百年之後。無可蹤蹟。可慨也。

王德恒。芮城教諭。王繼先子。嘉靖四十一年歲貢。任代州州同。舊志稱其辨寬獄。恤窮黎。嘗攝州印。及督北樓口稅課。水操不染宦橐。蕭然事未詳。

張惟誠，父口里人。隆慶五年進士。舊志文云：孝友，性成清介，性植兩膺卓異，三荷龍章，花縣立祠，金闕賜坐，賜金賜緋，共十六次。年方不惑，退居林下，敦睦三族，敬愛一鄉，施餅施棺，平糶無息。官至四川左布政使，崇祀鄉賢。其言猥俗，不根，難以究索。歷官歲月，及初仕縣地，亦不可詳。又何責其他也。

楊希孔，黃村里人。萬歷十六年舉人。歷官刑部郎中。舊志稱其用法平允，處事周詳。在山東司，屢勦封疆，大司寇皆倚重焉。事未詳。武維邦，萬歷二十八年貢生。任冠縣縣丞。舊志稱其學擅鍾王筆，勢秀逸。事未詳。贊善書者以鍾王亦言之，近於市道者也。

李崑，萬歷三十年貢生。任鄒縣縣丞。舊志稱其有德有言，推誠接物，亦不成語也。事未詳。

劉鍊，崇文里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歷官雲南兵備叅議。舊志稱

其善于撫字事未詳。

武維畿尚賢子也。萬歷二十八年貢生。任蠡縣教諭。操守凜然。一介不取。

王守成萬歷間貢生。任永平訓導。歷陝西永壽縣教諭。舊志稱其天性孝友。喜賑施。門人私諡敬修先生。事未詳。

成於樂萬歷四十四年貢生。任江華縣知縣。舊志稱其先恩後威。撫犵人。征奢酋。大著勲績。立祠祀之。按撫犵人。征奢酋事。非可虛構者。遍檢明史。不得成於樂之名。舊志存其目而不詳其事。可惜也。

劉惟蕙泰昌年恩貢。任臨洮通判。歷鞏昌同知。舊志稱其深得軍民之心。巡撫重其才。薦擢甘肅守道。以內艱還里。事未詳。

李允奇天啓元年貢生。由州同知。歷官青州府通判。舊志稱其撫

戡叛軍威名大著事未詳。

韓策天啓四年恩貢任來安訓導舊志稱其文詞古雅有左國之風策文章今無所見稱文而擬以左國乃帖括批評之陋習也。

王善養崇正十二年貢生任饒陽教諭擢正定府教授舊志稱其弱冠家貧張叅議助金爲婚娶貧固辭不受張叅議不知何人豈張惟誠曾官叅議耶然已不可考矣文章稱人以官可施于尺牘應酬史志之文若此難與議編摩之業矣。

張惟訥萬歷十六年武舉舊志稱其博聞強記尤善草書其事未詳書迹今亦不聞有遺留者。

張守身明廩生任留守司經歷舊志稱其嘗著賢能事未詳。

褚東山明錦衣衛指揮舊志稱其力能扛鼎射可穿楊擢授井陘叅將按明時指揮乃功勳恩蔭之官褚氏有指揮褚言事見列女

傳然其變爵之由不可詳矣。又武人而云扛閭穿楊亦市井語也。賈煥仁和里人。順治十八年進士。分都察院觀政。舊志稱其孝事繼母。友于兄弟。行古修潔。安貧樂道。家譜稱其教授弟子。有程門立雪之風。語皆泛設。事無可考。

鞏維城東川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仕常州府推官。人稱其有惠政。故事民輸漕糧。傾米于斛。斗級用足。蹶之民以爲患。維城禁止焉。又云擢爲巡按而不著其地。事不可考。舊志亦僅載爲常州推官而已。

蔡一書。明天啓甲子。副榜。順治二年。恩貢。任臨邑縣知縣。招流民二千餘家。墾荒田三千餘頃。舊志錄巡按御史及布政使考語。不詳事實。招流民與墾荒田。則當時

功令也。其如何招與墾。亦不得而知之矣。

舊志人物事蹟俱詳于選舉志。而名宦事蹟則詳於職官志。至於人物條下。但列空名。而注曰事詳前卷。實主倒置。未察其命意果何在也。今取選舉所載事實。考訂如右。而張麟以忤陸炳謫戍見于方從哲之碑誌。考其事實無所表見。按明史陸炳傳炳雖專爲佞倖。而護持善類。是以朝士不甚惡之。麒之忤炳事出公私不可知也。舊志人物不列麒名。而方從哲之誌銘存於文籍。不知以人存文耶。抑亦以文存人耶。今旣無由辨證。著其說于闕訪之篇。而仍以誌銘入于文徵。庶志事選文各歸攸當矣。其有列文徵而不入志傳者。於此皆可隅反焉。

舊志紀載無法。存於闕訪。而慎其褒貶焉。不敢爲前人受過也。新收事實亦存于闕訪。則以有名而不得其實。與夫一節而不備其全。遂編列傳正文。則存名者旣恨于無可表見。而僅著尋常一節。

者亦嫌于輕視其人。以謂舍是無他長也。是以鄉黨者德尚義樂善之屬。不敢別著爲篇。仍存闕訪之目。亦猶華陽國志之序列漢中士女。初非不信其人。爲其善行。倘亦不止於是而遂已也。
李茂芳。塔兒巷生員也。雍正八年奉

青州縣建先農壇。官建壇垣。外無隙地。時議開溝垣外。俾水流通。則垣基可固。茂芳捐地一畝輸官。知縣朱榮獎勵之。

田倉。永安鎮原貢生。創立永定河雙營義渡。後遷成安縣訓導。凡五年而歸。鄉黨稱爲善人。

田芬。雍正乙卯拔貢生。乾隆庚申。任長蘆豐財場鹽大使。創立義學。延師課其鄉子弟。

何芝瑞。韓村人。爲鄉耆。善講

聖諭。聞者皆爲感動。知縣朱昂。以齒德兼優。題其門楹。又知縣名

以望協鄉閭旌其門。筮擢天津知州。遣人投刺。禮請芝瑞赴天津。宣講。人多興起。

解麟。韓村人。捐納州同職銜。好善樂施。乾隆辛巳壬午癸未。歲比不登。麟捐穀助賑。

劉運昌。韓村人。常捐地二十一畝。住宅一區。建立義學。事詳禮書。及建置圖。

王章。信安鎮生員也。乾隆甲戌。信安鎮設立留養局。知縣屬章。經紀其事。章故溫飽。頗恤無告貧民。故事官止給米。炊粥散之。章自以私財。鬻蔬助給。有死亡者。自治棺槨。斂之。標識其處。俾親屬有所蹤訪。無衣者。量給窮袴。貧民賴焉。壬午二月之朔。局例當春融。遣散時也。時方艱食。貧民徘徊不肯散去。章又以私粟自贖。一月。知縣蔣式瑜。牒其事。上布政使。布政使以蘊德維殷四字旌其門。

楔。

賈鏘北街居民嘗爲鄉飲賓知縣朱繁以

盛朝人瑞四字題其門楔。

徐天祿信安人移居后奕設飯肆以資生乾隆甲午偶自信安鎮歸道見遺金二百餘兩俟失金者至如數與之。

劉相卿東西營人康熙六十年公舉鄉飲大賓。

賈塿仁和里人進士賈燦子也雍正年間連舉鄉飲大賓乾隆戊辰卒年一百二歲子鈿孫澎自有傳。

仇致遠別古庄貢生乾隆元年保舉孝廉方正。

李如瑞父口村人壽登百歲乾隆元年。

欽賜昇平人瑞坊。

朱邦順永安鎮民相傳以謂康熙中知縣匾旌其孝子長斌撫孤

翎成立與族子及已子民讓三分其家。

任守貴者民也雍正五年保定知府李正茂以達尊有二題其門

楔。

燕尚珍東義和村人乾隆壬戌歲歉官吏施粥賑貧民尚珍捐米四十石知縣李和永請爲鄉飲介賓。

朱有勲崇文里人官建議倉有勲捐粟四百石。

恩賜八品服。

景維翰南關監生淳謹敦睦知縣李和永請爲鄉飲大賓。

孫瑾大麻子庄人敦本務農鄉黨稱善常爲鄉飲賓。

焦萬鍾明萬歷時輸粟千石賑饑賜七品服建坊旌表武尚登王希里人任昌樂縣主簿歲饑出粟千石賜散官弟尚學出粟五百石張廷栢仁和里人出粟百石賑饑李彥貴輸粟二百石張承憲

輸粟百石。

劉和，雙管村人，壽一百三歲。郝宗仁，馬家堡人，壽一百八歲。王朝助，縣學生員，登耆壽。馮三省，三族優行。九飲賓筵。

舊志稱齒德者，有王應虎、張欽敦、趙緒光、王朝憲、侯景奎。成於學，張一中、王朝官、郝尚松、索璣、張明進、張崇善、尹從化，皆用敦仁裕後篤行純修諸泛語，今削其詞而存其名。

王朝貴，尚義好施。縣人韓璧、郝士昌、郝振城，破被縛，貴出千金贖之。又捐穀濟貧，公舉齒德受旌。

張宗登，年八十。劉堯漢，年九十四。

劉守正，妻亡，終身不娶。

方技與方外之徒，前史俱有專篇。今以尺幅不足，占篇而附于闕訪之後，亦猶孝友之附著義門也。金可礪之仁術，任和尚之苦行。

非闕其事以俟訪。乃闕其篇目以待訪而補之云耳。

金可礪。字子卓。鑲藍旗漢軍分屯佃庄村人也。善方技。初爲某王門下醫藥。房供役。年老。退居鄉屯。村中有病者。可礪不問貧富。皆爲治之。人有邀視者。雖寒暑風雨無所避。治之徃徃有效。人以是爭重焉。有張生。年四十餘。得勞損疾。久不治。奄奄待自斃矣。可礪一診。卽有起色。爲處方劑。數月而痊。有河務曹官妻某。卧病數月。初若癥結。其後每語腹中。輒作應聲。諸醫不知所爲。可礪曰。此痰也。痰消聲自息矣。處方治之。匝月所患良已。人有怪症疑病。可礪一見。輒能知之。自謂善讀醫經。不如多所閱歷。臨症旣多。病理自不能遁。今生八十八年矣。精神健足。如壯歲。前三數年。猶納妾生少子云。

任和尚。逸其名。馬家舖民也。順治年。于本村五蓮寺爲僧。寺久頽。

廢任募重修。露坐村外誦經。祁寒酷暑未嘗稍歇。鄉人與之食則受不與食亦無所求。或餓七八日誦經如故。人以是異之。康熙五十四年寺始落成。任年已八十餘矣。無疾而逝。

介葛聞牛。魏錡夢月。多文爲富。古人偶用以成頰上之毫可矣。若夫好稱雨粟。多識射鳥。則王喬鳧履之奇。左慈羊鳴之怪。史體燕穢。致謂前修。然而天壤之大。何所不有。方志記傳。略舉一二。固亦無傷于大雅者也。附于闕訪之末。不與持著叢篇。亦所以嚴史體爾。

王士正池北偶談。予從姊居永清縣。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艷粧。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李攀龍紀幻寓譚曰。成化初。永清人龐姓。遺其名。有汴京之役。抵旅次一日。往開封府門首。看演梨園者。萬人嗚采。龐亦隨衆擠看。

晚歸邸舍。有青衣三人來訪云。我輩皆公鄉里。有平安字。煩公帶去。省我父母。因相拉至玉津園。勸酬款洽。歡笑竟夕。龐亦感其誠。咨以姓氏。三人云。公西鎮後高阜處。有小姑村。卽吾家也。龐擇日北還。三人者爲送於河之濟。殷勤叮嚀。無忘致語。卽抵家卽往西鎮後訪之。惟林木翳鬱。丘阜嶙峋。絕無小姑村下落。旁質之鄉人亦杳不知其村在何許。一夕暝歸。過北岑。一人迎問曰。君欲到小姑村乎。龐大喜。請與偕往。比至。惟三兩人家。龐因問胡老家可住此否。其人曰。余表翁也。揖龐先行。層門峻宇。居如王者。俄有一翁高冠博帶。儀容甚都。肅客於堂上。龐因以書達翁。笑曰。三小兒久客汴城。魚雁濶絕。得君郵至。奚啻萬金。遂延客晏于別院。金玉輝煌。水陸繽紛。皆生平所未覩。龐人十輩歌紫雲之曲。以侑客觴。龐苦以酒辭。翁重叙款曲。解所佩明珠贈之。龐亦不敢峻拒。納之袖。

中。矧別翁出。偶爲門限所蹶。開目視之。則兀然高阜之上。月已橫
參矣。始知其爲獨窟。今永東南二十里。西鎮之陰。有邱嶮然。土人
猶傳以爲故事云。然龐姓。縝密不欺。從未嘗輕以告人。恐好事者
或覆其穴。于已冥德。故自以幻爲真耳。龐後享年九十餘。猶無恙。

前志列傳第十

永清縣志第二十五

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彙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司馬談推論六家學術猶是莊生之敘禽墨荀子之非十二家言而已至司馬遷十二諸侯表敘則于呂覽虞卿鐸椒左邱明諸家所爲春秋家言反覆推明著書之旨此卽百三十篇所由祖述者也

史遷祖述在林邱虞呂鐸左之意大體其信矣非也

班固作遷列傳范氏作固列

傳家學具存至沈約之傳范氏姚氏之傳沈約不以史事專篇爲重于是史家不復有祖述淵源之法矣今茲修志而不爲前志作傳是直攘人所有而沒其姓名又甚于沈姚之不存家學也蓋州縣舊志之易亡又不若范史沈書之力能自壽也

紀述之重史官猶儒林之重經師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傳當明大道散著師授淵源文苑列傳當明風會變遷文人流別此則

所謂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發明道要。但敘學人才士。二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義矣。况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專傳。弊已如是。况州縣之書。迹微易隱。而可無專錄乎。

書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遷史之資于世本國策。固書之資于馮商。劉歆是也。書之既成。必有其傳述。如楊惲之布遷書。馬融之受漢史是也。書既成家。必有其攻習。如徐廣。崔駰之注馬。伏虔。應劭之釋班是也。此家學淵源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馬班而後。家學漸衰。其傳之家學也而家傑之士。特立名家之學。起如後漢書之有司馬彪。華嶠。謝承。范蔚宗諸家。而晉書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紀一朝之蹟。而史臣不領專官。則人自爲編。家各

爲說不爲敘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六代以還名家復歇

入子世傳爲家史一人特撰爲名史

而集衆脩書之法行如唐人之

脩晉書元人之修宋遼金三史是也監修大臣著名簡端而編纂校勘之官則隱顯不一卽或偶著其人與修史事而某紀某表編之誰氏某志某傳輯自何人孰爲草創規條孰爲潤色文采不爲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

若夫日歷起居之法延閣廣內之藏投牒議謚之制禕官野史之徵或于傳首敘例詳明其制或于傳終論述推說其由無施不可亦猶儒林傳敘申明學制表立學官之遺意也誠得此意而通于著作猶患史學不舉史道不明未之聞也。

志乘爲一縣之書卽古者一國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則以家學不立師法失傳文不雅馴難垂典則故也新編告成而舊書覆瓿未必新書皆優而舊志盡劣也舊志所有新志重複載之其筆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舊志所未及載新志必有增益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已長後起之書易于攻摘每見修志諸家創定凡例不曰舊書荒陋則云前人無稽後復攻前效尤無已其實徂公顛創三四本無大相陞庭但前人已往質證無由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二矣州縣之書率多荒陋文人學士束而不觀其有特事搜羅旁資稽索不過因此證彼初非耽悅本書新舊二本雜陳於前其翻閱者猶如科舉之士購求程墨陰陽之家檢視憲書取新棄舊理勢固然本非有所持擇則舊志之易爲厭棄者三矣夫索綬春秋

宋程頤前涼春秋

端資邊澗

劉永張堅一命集常內外

常璩國志

華陽國志也

牛蕪譙周

華陽國志載李氏始末其劉氏二志大率取於譙周蜀本紀

是則一方之書不能無藉于一方

之紀載而志家不列前人之傳豈非得魚忘筌習而不察又何怪

于方志之書放失難考耶。

主修之官與載筆之士撰著文詞不分名實前志之難傳一也序

跋虛設于書無所發明前志之難傳二也

如有發明則如馬班之錄自序可以作傳矣

作志之

人行業不詳前志之難傳三也書之取裁不標所自前志之難傳

四也志當遞續非萬不得已不當迭改迭改之書而欲並存繁重

難勝前志之難傳五也於難傳之中而爲之作傳蓋不得已而有

之推明其故以爲後人例也。

萬一菲江南丹徒人康熙十二年以舉人任永清知縣于十五年

與訓導喬篤定著永清縣志爲十一篇凡十五卷一曰天文二曰

地理三曰建置四曰圖考五曰職官六曰選舉七曰人物八曰賦

役九日祀典。十日文籍。十一日詞賦。文詞多不雅馴。難垂典則。然創始之難。自古已然。要其搜剔。固已勤矣。一蒲敘曰。邑隸

神京。地臨三輔。繁華嘉麗。在昔見稱。而何以志。乃始於今也。粵稽漁陽頻戰。鼙鼓驚聞。殘焰荒煙。肆述竹書。蠹簡而一時。邑乘紀載。悉為飄梗。劫灰前代。纂修竟成烏有。至

今上御極之十有一載。海晏河清。昇平垂拱。俯從閣臣之請。遂有纂

輯

大清一統志之命。檄下郡邑。爰及永清。一藉以屬員。為本年受事之四月。捧檄悚惕。亟詢輿人。欲攷故府之藏書。已無編簡。欲搜邦人之逸牒。總屬荒聞。於是蚤夜思維。以茲城社之鉅典。日進紳士之耆舊。而綜核之。必曰某者故。而某者新。故者始於何代。而新者辨於何人也。復以里巷之大端。日進都人之父老。而稽攷之。必曰某

人孝而某人節孝者詳於何事而節者著於何時也。乃又廣諮博訪。近自方域遠及村落。凡屬傳聞紀載。足以觀感者。必盡圖求。更延二三故老於荒榛隴畝之中。覓其殘碑斷碣。且於古道斜陽之下。追其故址遺墟。又於大族名家。徵彼懿言芳躅。不越三月而永邑之地理人文先後事蹟。旁搜廣攬。凡案皆盈。已廼閱而歎曰。是可以志矣。敬遵憲令。爰聘鴻儒。假館授餐。相與訂今校古。繼晷焚膏。又二越月而永志告成。先大綱次條目。志星野。志災祥。明乎地應天象。爲守土者之所必敬也。志沿革。明乎茲邑相傳有所自來也。志疆域。志縣治。明乎山川毓秀。延袤廣狹也。志官署。志儒學。明乎親民敬士。教養有基也。志坊表。明乎甲科節孝。亘古不磨也。志街巷。志里甲。明乎編氓繡錯。版籍星羅也。志建置。明乎作者之經營。今半傾圯而修葺猶存也。志圖攷。明乎城池衙舍。廟宇山川風

景如觀也。志職官。明乎歷任有司。政教昭然也。志選舉。明乎歷科鄉會名賢。濟濟也。志人物。明乎文章道義。碩德奇蹤。超然迥異也。志賦役。明乎一邑之錢穀丁徭。有定額也。志地稅。明乎徵解之難。繁也。志祀典。明乎明禋報本。示不忘也。志文籍。明乎此邦文獻。燦炳千秋也。志詞賦。明乎高賢嘯詠。嘉致堪傳也。統彙之。則爲全書。分列之。則爲十五卷。是雖未備。邑乘之詳細。而亦見武隆之大凡。縱未爲纂述之鉅觀。聊以表古今之節畧。敢曰獻之。

當寧以附

昭代之車書。亦云備之採風。以供轡軒之取擇。已爾。因詳作志之由。見永志不自今有也。而自今始。故爲序。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冬十月。

勅授文林郎知永清縣事加二級京江萬一齋謹撰

喬寓序曰邑修志志何修乎以輿圖之山川所以形造工之秘也以封疆之有跡址所以表先哲之奇也志如是已乎曰是固有之抑不盡於是矣然則剛幽拔滯以慰夫忠孝節義庶使後起者勸更深媿夫不及錄者卽知其無忠孝節義之可傳將勸之而更激之乎曰得之矣猶有要焉夫卿士大夫固一方之表也而賞勸不屬焉其輔世成俗不有賴於主持風教之一人哉故國之有史元后尊焉郡之有載風憲重焉邑之有乘守令先焉粵自洪荒世代莫攷軒轅經理始建城邑舜分十二禹復合九如禹貢爾雅職方諸書若指掌觀文降及秦漢代有沿革明初分天下爲兩京十三布政使司

皇朝因之鼎建燕京此蘇秦所謂金城百二天府之國不得不可以王者近畿仍勝國制設三輔地所以拱戴

神京者也。至永清界固安東安之間，其直承輦轂，又孰先耶？甚哉邑之建也。其來舊矣。自漢之高帝置益昌郡於灤水，隋開皇中又置通澤於故城之西，唐垂拱置武隆縣，尋改會昌。天寶初，准節度使張守珪奏議，始名永清。歷五代宋元明以及

皇朝，無異名焉。其間城邑坊鎮民屯里衛官師科第節孝齒德，平昔已有故編，但書爲已成之錄，而事有代出之奇。數年來未有踵而成之者。邑令君潤州萬公，京口人傑也，才空百粵，氣邁三吳。癸丑歲，禱

簡命來尹，是縣治甫三載，百務釐興，且收賦從寬，四民不迫於追呼。聽訟惟允，兩造多准於和平。盜賊屏息，年穀時登，以故地方安恬。而公每於蒞政之暇，與邑父老遍訂故帙，茲奉

功令重刊志本，乃憶昔撫今，謂故事已有成書，而新傳可無嗣編乎。

爰以舊志一卷並新錄數條呈送庠宮以公論出於學校故也。竊不敏無三長業乃捐俸授食集諸生於彝倫堂廣搜旁摭辰訂暮稽刪其繁補其缺接其舊踵其新凡勝形奇跡足博一境之觀而閭幽拔滯足鼓一邑之勸者無不兢兢焉。矢慎而矢公矣。至於主持一方之風教則有邑令君之實政非竊所敢詳懼有褻也。丙辰秋月志稿告成竊爲撰敘以誌其實奈自揣荒陋安能贊山斗之萬一。雖然檢章釐句固媿淺學之能手而表善旌賢是亦佐事之有同心不才職庠政年有奇矣大抵永邑風物染燕趙之慷慨崇元明之英華紳士多博雅之風士女有忠厚之氣一經良牧之薰陶未有不嫻睦而熙和者況以赤縣依彼

聖天子之教化有不熙然丕變者耶。昔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秋桂月穀旦之吉儒學訓導上谷郡喬鶴題於壁聖齋。

李滋生序曰。

今天子右文蒐輯典憲。荷皇顯燦。覃敷中外。而永邑去輦下百里。沐雅化尤切。潤州萬侯。司牧有年。仁明廉恕。起凋瘵而咻噢之。維紀綱。維疆理。小大中程。民告和會。乃遊泮宮。肅學博。喬君而問曰。永之成邑。自漢爲益昌地。迄于今日。股肱畿輔。亦要區也。其間封疆民俗。必有成書志。今安在。喬君曰。聞之。此邦士大夫。自明之末。叠遭兵燹。侵之於木。亦已燬矣。維

昭代之章程。與夫二千年來之故實。幾於湮沒而不傳矣。侯曰。是當議纂修。喬君曰。志。古史氏之流也。史材不易。若何。侯曰。食不必珍。錯亦有五穀。乘不必騏驎。亦有四驥。必遷固而後史。則紀事無書矣。今邑中之文獻。必有可徵。是吝是采。余受而輯其成。同心黽勉。日可集事。若以俟異時。則異時猶是也。庸可冀乎。於是當政通人。

和之暇講蒐舊章。資考道典。條分縷晰。編次無俗色。今歲春。余奉使至豫。旋過里門。見士媿於絃誦。民樂於耕耘。鬻乎有返樸之風。因拜侯於堂。效感頌之私。侯卽以志事告。是時余良此簡書。未遑他及。閱半載而告成。走介於余。一言以誌歲月。余媿弁鄙。不足以光茲典。然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余雖匏繫京邸。敢寤寐忘茲土哉。猶憶髫齡嬉遊。習見人文之盛。生齒之繁。官師之振興。民俗之淳茂。美哉比屋。可封閭閻。安堵誠康阜之區也。成童以後。盛化浸衰。土田非舊。郭以外四境蕭然矣。郭以內。百金之家。可籍而計矣。曾日月之幾何。醇風不可復得也。繼膺

簡命。待罪閩南。土風氣象。猶夫是也。竊歎司牧者之難其任矣。邇年以來。

皇澤之浸潤。教化之薰陶。以及良有司。召棠之蔭。郁雨之膏。有不起

衰還淳者哉。載之邑乘，煌煌乎偉觀矣。至於山川險易，錢穀甲兵，民情土俗，官師代置，靡不炳然秩然。夫乃知志固猶史也。覽輿圖而疆理咸正矣。察形勝而制防足籌矣。觀風俗而化理可施矣。檢戶數而休戚上聞矣。敘秩官而法鑒具存矣。紀人物而振作有緒矣。一志而衆善備焉。吏治所關，非淺鮮也。余固邑之部民，恭逢盛典，何能已於言哉。至萬侯總理繁劇，日無暇晷，猶能於撫字之餘，殫思盡慮，羅諸故實，採之目前，二載內彙而成帙，凡十五卷，誠不朽之偉業，經緯之至文也。行見聲望卓犖，名徹

御屏，掄柱下之史，備彤廷之簪筆。侯亦若是殫思盡慮，以襄一代右文之治也。已。康熙十五年歲次丙辰菊月，行人司行人加一級，邑人李滋生書。

宮夢仁序曰：自史官志邦國志四方，又有土訓誦訓之掌，而後世

郡邑志由茲興焉。蓋志以紀事也。則猶古者晉乘楚檣杙之有史也。亦志以紀言也。則猶古者鄭衛曹檜十五國之有風也。弁州氏曰。一代缺而一代之跡泯如矣。一郡邑缺而一郡邑之跡泯如矣。然而非其人不作。非其人不述。至以一人兼作述之任。既創始之。復修明之。志之成也不其難哉。且自古迄今。數千百年於此矣。所聞異詞。所見異詞。守茲土者。安能燭照而數計也。況乎兵燹之餘。文殘獻失。歷朝紀載。缺有間焉。苟使汗青副墨之業。委之不得其人。聽其任意師心。居今議古。既非躬親目擊之倫。復有受金乞米之態。志雖存。猶之無志也。永邑故屬漁陽郡。近在畿輔間。民屯雜居。瘠小難治。京江萬君匏庵以名家子。縮綸百里。出其駿材。不期月政成而俗理。官有餘閒。適奉纂脩統志之命。檄下永清。匏庵作而起曰。記不云乎。京邑翼翼。法日月之經千里。

永邑雖僻。屬在甸服。余承蒞茲土。躬際盛事。爲作爲述。用累千紀。志之所係。豈輕哉。爰是廣蒐博採。延方聞之儒。相與晨夕。討論編。并而裁定之。辨是非。嚴筆削。闕疑存信。用告成書。既綱舉而目張。亦條分而縷析。俾永之勝概。燦如矣。後之人披圖而覽。當思古今殊制。何以宜之。奢儉異時。何以準之。仰觀災祥。何以徵之。俯察險易。何以守之。政教何以有寬猛。人才何以有盛衰。物力何以有登耗。俗尚何以有汙隆。以至詩賦紀序之文。何以得不朽。方技仙釋之術。何以有可傳。將一邑之志。而可以補風詩之亡。備列史之一。豈惟在永。以俟他郡邑。有餘裁也。以俟一代。有餘采也。苟非其大其學博。其立心也虛。其持論也公。烏能以一人兼作述之任。而成之若此其易哉。匏庵以余鄰庇斯邑。走一介都下。問序於余。因弁其簡端。以告司金匱石室之揚。托者。昔康熙丙辰菊月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督理河南通省糧儲。奉宣布政使司叅議。前
州道監察御史。加一級。翰林院庶吉士。瀛州宮。夢仁定菴拜題。
志曰。古著作家。必有文。

永清縣志第二十五終